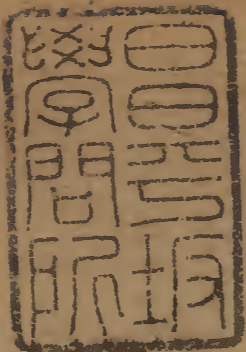


選詩定論 十之二



漢書門			
一	一	八	類
七	〇	四	
九	二	號	
六	架	函	
冊			

庫文閣内			
三	一	漢	
六	二	書	
函	〇	八	
一	六	四	
〇	架	號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4
冊數		6 (4)
函號		363 99

録集十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去約則其功也

惟務其功也

註

此說人謂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亦且凡力之居一和而無功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

睢陽後學吳淇伯其甫著

陸機

淺草文庫

此南人詩見選之始詞潔而雅意博而顯誠為藝林之
宗匠其得力處全在十年閉戶勤學故選中所存率入
洛以後之詩唯擬古十二首或兼有退居舊里時所作
俱在吳亡之後故每篇中非家破國亡之感則憂讒畏
譏之意但屈子之憂讒畏譏在被家亡國前而士衡之
憂讒畏譏在家破國亡後其騷思更深後之評士衡者



但曰懸圃積玉無非夜光又云朗月曜空重巖疊翠美其詞藻之華瞻而已孰能抉腎剔髓從纏絲壹鬱中察其耿介之懷耶

皇太子晏位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題是皇太子晏位圃宣猷堂有令賦詩詩却只是皇太子有令賦詩無一字及晏位圃宣猷堂此晏應是太子私晏不曾奉詔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群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祐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

世武丕承協風効駿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謳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任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刑祖宗妥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擔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首句至祚之宅土十句自三政迭紹寫來見晉為正統宣景文三后創業之始略寫一句時武至奄齊七政凡九句武帝受命之君稍詳之時文至妥綏天保凡十四

句又覆述宜景文武四后引歸當今皇上纂隆云云寫
 之極詳然後轉落太子篤生云云凡六句只寫得天姿
 一之美便遞下自序云云如縮脚語然蓋欲勉之以學也
 然不直言切言者蓋以荒遐小臣新膺嘉命耳政欲細
 察其意也

贈馮文鼎遷斥丘令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閭闔既闢承華
 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頌晉是得為同寮之因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伉曠矯志
 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美馮見傾情之有素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
 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叙事是得為同寮之緣嗟我云云點出同為吳人又是
 一因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頌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
 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選言定論
叙情見兩人交好

群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
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馮遷斥丘分當遠別

疇昔之遊好合纏絲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屋出從
車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述舊上第五章馮既受命出宰即宜接下別贈他却嫌
其太直不盡纏絲之意忽而倒轉筆來又將前四章交
情覆說一番又恐人厭其重覆却分作實虛兩樣寫法

前第四章宜用實寫却用王貢彈冠事虛寫至此方用
居陪出從實寫最有妙意蓋凡人一堂聚首時節眼前
實景視為固然不消說得只說兩心纏絲的意思及到
別離時節心中之纏絲依然如故而往日實景渺焉欲
逝又不覺提到眼前此人情所必至因以見作文之妙
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
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言別叙其道路之行色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
朔陲非子之念心孰為悲

存慰結完贈詩

答賈長淵

并序

余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
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
作此詩答之云爾

凡詩中有未明處則前著小序此詩明白矣又有小序
云云者明謂已于魯公有舊誼魯公贈詩不得不答答

之又不敢盡其辭也然贈詩者魯公而作詩者未必魯
公亦欲使後之讀吾詩者亦痛此口含黃栢之啞子也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毀
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安仁詩述古處來得迂遠實有譏刺之意士衡不得答
然只以迭毀迭興四字遞過有無限妙處蓋言興亡亦
古今之常不足為吳辱也文更簡淨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驚義夫
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首二章述漢似多然却為孫氏張本言孫氏有功于漢
原與魏俱雄臣義夫一流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會不可振乃眷三哲俾又
斯民啟土綏難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卽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于戈載揚俎豆
載戢民勞師與國翫凱入

原詩略去西蜀此詩補出見吳與蜀全不是僭竊

天厭霸德黃祚告覺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畱歸藩我皇
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此述吳後亡魏先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來却教晉
朝舊臣翻都受他一場輕薄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序斯祐惟公太宰光翼
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原詩以魯史春王正月大一一統之義輕薄孫氏君臣此
詩卽用魯史莒人滅鄒之義輕薄魯公父子

東朝旣建淑問戕戕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衮服
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此卽序云魯公以散騎常侍侍東宮

昔我遠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
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卽序云余爲太子洗馬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
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連述出爲吳王郎中令及入爲尚書郎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嘆公之云感貽此
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此正魯公贈詩張本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
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雖答自勉實是解嘲若曰子謂在南爲柑在北爲枳木
固不越境矣獨不曰惟南有金乎在境不變出境亦不
變且益當見重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
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
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

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佇立望故鄉顧影悽
自憐

題是赴洛道中作詩，卽自道中截起。蓋士衡自家中起
身渡江，尚有諸親隨送，總轡登長路，與諸親分手矣。此
時身在江北，諸親已歸南津，故遺思惓惓也。行行六句，
寫是日之苦，哀風六句，寫是夜之苦，望故鄉者，謂行甫
半日，便舉目有山河之異。顧影自憐，卽元劇所云破題
兒第一夜也。○世綱句點出赴洛之故，乃一篇之勛士
衡國破入晉，其故難顯言，世綱佯若爲名，疆利鎖所牽，
縛嬰我身，決不能脫也。此猶是未入洛之言，及入洛後，
則又變爲靖端肅有命矣，兩語互異，固是時有不同，然
讀者合觀之，益徵其苦。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
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
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前章寫登路之第一日，此章後半頓轡云云，寫入洛之
前一夜。首遠游云云，寫中間長路勞苦。前初登路之日，
尚未覺得身子勞苦，到此纔覺頓轡嵩巖，固是將見天

子必先沐浴之禮。然實是迴寫從前一路。若醉若癡。至此忽省身已至洛。明日應當見朝。因此彷徨起來。風偏覺他悲。月偏嫌他明。至披衣而起。更無一時可挨。緬然長想。愁煞人也。○兩章三箇轡字。一箇策字。舊評訊其重復非也。凡物違其性。則悲性成。于所習。士衡吳人。習吳不習洛。吳本水鄉。習舟不習馬。其不習洛之故。不敢顯言。故寫其不習馬。以寓意。總轡是始。上馬頓轡是駐。馬遇崇丘。不得不振策。遇平莽。便攬轡。信馬而行。是他於閒處冷笑。政於忙處痛哭也。杜詩近鄉情更怯。怯字喜極。此振衣獨長想。想字愁極。同一近也。近京而家益遠矣。

赴洛詩二首

此詩首章明明點出思歸。後章歲月二句。仕晉已過一年有餘。仍以赴洛為題者。明其始終不願赴洛也。蓋宦久思歸人之常情也。入洛年餘。泛言思歸。無以異夫宦久思歸者。奚明不願赴洛之初志也。予是仍取從前赴洛之詩。申寫之。却于原詩總轡登路之前。又添出親友相送渡江一段。于原篇只約略櫟括數語。而于原詩披

衣之下，又用託身承華云云，續寫出入洛以後，合兩詩觀之，只是赴洛一事之本末。此古人製題之妙。○前赴洛道之詩二首，恰恰安置在此詩若雙潛之下，南望之上，中間縫裏不空不礙，直神匠手也。學者合讀前後兩詩，先于此詩讀起，希世二句可兼作兩詩之冒。此詩靖端至雙潛，是親友送之過江，然後倒轉前詩首章總轡云云，是別親友第一日行路，及次章前半一路行色，後半倚嵩以下，未入洛心事，却又轉歸此詩南望云云，乃是入洛時，羈旅佇愴追思一路光景，託身承華云云，已

是一年有餘，載離以下，雖寫現前思歸，實見無日不思歸，合前後兩詩方了得赴洛一案，故仍以赴洛爲題云。○題雖增道中作三字，實是一題詩，雖總叙一事實，是兩詩當道中作詩，雖止於嵩巖頓轡，正與顏延年北使洛詩中夕登陽城路同法，初非畱此以爲再作地也。及其後來又要再作，若不相犯，只于原詩前添一段，後續一段，便只是一詩，何由見作者大才？若竟相犯前者，已作此，便疲贅何用再作？看此詩首章，雖與前詩相犯，却是一用現寫實寫，一用追寫虛寫，無一字不犯，却無一

字相犯。後章接敘後事，雖不相犯，意却相承。入洛年餘，多少愁苦，都是我當，不合赴洛。所謂營道無烈心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伋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臺臺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佇立四句是現寫，靖端云云是追寫，佇思四句何由知為現寫，以其有思歸之語也。佇思句與前後句口氣相連，無痕何為如此斷斷。蓋通照兩詩文法也。士衡赴洛一步一步俱有迴顧故鄉之思。原詩首章遺思結南津，是臨行一顧。佇立望故鄉，行到晚夕又一顧。頓轡倚嵩巖將入洛又一顧。此詩南望泣伋渚一顧與原詩臨行一顧同地。佇立愴我嘆是入洛後一顧。在原詩倚嵩之後何以知之。以上文堂室下文歸志照之。若不到洛中何便言歸。堂室兩字分明從下文羈旅感起。然此四句云現寫對前詩而言耳。若對本詩後章則又是追寫。初

到時末羨彼凌霄鳥一顧方是寫寒暑已革後現在作詩之一刻○前詩無冒却於登路後借問者轉出世網嬰我身五字恰如野鳥被擒將入籠時急語此詩已是久羈樊籠經過多少磨難故先發出兩句嘆來爲詩之冒希世須有高符我無高符暗指入洛以後營道貴有烈心我無烈心暗指將入洛之前也假檝云云者因原日渡江以後陸路寫起一切親友款款相送之情尚未及寫此詩却補出未渡江以前專寫親友之情以見我慊慊思歸之由也南望云云乃櫛括前詩道中意然寫

道中之苦正專寫回憶親友之苦谷風二句望不見也疊疊二句不可同群堂室者乃與親友聚首之地也佇立回望也惜無二句卽唐詩所云仕宦爲骨肉骨肉盡倚此仕宦爲親戚親戚久別離之意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纏絲胸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託身以下方爲太子洗馬首句方入洛之日未受命且

就羈旅正照明前章佇立之地可見前南望云云俱是
追寫不是現前實寫

於承明作與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
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
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
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承明萬始永安三亭名皆士衡北行所經承明在萬始

之北永安在萬始之南士龍送士衡到萬始纔分袂分
袂之前一日兄弟並轡偕經過永安分袂之後一日士
衡北至承明宿士龍應迴至永安宿是永安猶有昨日
兄弟同行過之迹而承明併無所以更悲末以鴻鴈比
弟兄舒翮遵渚一行一畱行則曰慘北入浴也畱則曰
樂南歸吳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玩此詩二章只前章末與子云云六句是贈顧前大火
十句俱寫苦雨後章通篇只是苦雨末方念及桑梓題

宜曰苦雨贈尚書郎顧彥先今止言贈顧而不言苦雨者言苦雨是因苦雨而及顧也不言苦雨是因贈顧而及苦雨也兩人生長於吳萬里遙身入洛滿眼赫赫俱是晉朝舊臣又且分侍兩宮蕭牆這廂單單一陸士衡是箇吳人蕭牆那廂單單一顧彥先是箇吳人加以阻雨連日聲音不通陸之苦顧之苦也陰霖為沴故國為壑骨肉親友難保化儻陸之憂顧之憂也故其寫苦雨處許多詞無一句無一字無尚書郎顧彥先在內也故不言苦雨而止曰贈顧云云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日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
 迓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
 生纏緜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
 託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

顧為尚書郎侍天子陸為洗馬侍太子蕭牆即兩宮之
 牆阻且深三字寫一牆字之隔直有千山萬水之遠形
 影曠不接往日蕭牆之故音聲日夜濶近日苦雨之故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佗雲
 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雷潢潦侵階除停陰結不

解通衢化為渠沉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眷言懷桑梓無
乃將為魚

此非憂民只是寫自己兩頭苦身在洛通衢化為渠身
受苦家在吳桑梓將為魚家受苦然身在洛家在吳相
去三千里洛下苦雨何由知吳中亦苦雨耶故由洛而
梁穎而荆徐漸漸寫去高者猶然如此況吳乃水鄉不
知更何如也梁穎近洛曰沉稼湮是眼見荆徐遠洛近
吳曰流民泝是耳聞桑梓曰眷言念是懸想○兩章寫
雨各自不同首章漸後章驟前章雨之久謂時後章雨

之遠謂地前章從未雨寫起故望天仰寫二句晴三句
雨作四句雲五句風送雨六句雨七句八句久雨後章
接前雨寫起故從閣上望下俯寫而窓而雷而堦而衢
而梁穎而荆徐而吳頃刻萬里○凡寫雨詩所需物事
風雲雷電兩番寫雨最怕重複看他前章只用雲風却
留雷電在後邊寫驟雨而以風雲二事夾雜雷電一時
齊發便不犯重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題只云為顧彥先贈婦詩却一贈一答于語意甚明故

不另立題。○此戲筆耳。士衡曷爲而戲彥先。意者當時南人自相推獎。而彥先兼援引北士。此雖渡江以後之事。然在入洛之初。彥先應已留意北交。而士衡絕不理論。觀其詩中。唯賈長淵一答。出于不得已。而往來贈詩者。顧彥先。張士然。熊文。羅輩。俱是南人。可知其不悅彥先所爲。而作此以微刺之乎。首章京洛二句。明明刺其爲北人所誘。後章思婦。特拈出東南二字。見其不加隆南人。但其寓意深遠難覺。有灰線草蛇之妙。蓋彥先一代妙人。只合如此。若士龍痛摹極寫。便自露醜。○顧彥先。一代妙人。如何戲他。陸士衡曰。彥先。一代妙人。如何不戲他。後人且欲焚其廟者。吾此詩預爲種下一星子。火。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沉歡難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遊江汜。

古人雖遊戲文字。却一筆不肯苟。如士衡爲彥先贈婦詩。恰真真是彥先贈婦詩。其最不可移那者。修身悼憂苦一句。有此一句。直令士龍一切醜語。答辭不上。必如

下章東南云云之貞靜溫厚方稱彥先之婦方稱彥先婦之語便真真是彥先婦答彥先之詩益顯前爲真真彥先贈婦之詩也。余非彥先曷由知真真恰是彥先之詩也。余讀彥先傳而知之併知士衡之刺彥先爲交北人也。○修身自是道學家語入詩最腐此處却加色新妙以贈婦顯新妙以戲爲贈婦顯加色新妙。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嘆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須知此是戲爲不是代作亦要露出此子戲意來東南有思婦東南二字從京洛照出佳人卽思婦天末卽東南佳人眇天末五字都從京洛人照出佳人本在家中無奈宦遊者反以京洛爲家反把家中佳人拋閃在三千里外故曰天末此是怨意末願保二句是答他修身悼憂苦句固是正經話然天下保軀之道寧僅節憂節苦而妾長饑渴定有飽飫君軀者此又是妬意此詩雅有古致弦箏一喻尤爲警策當置漢魏間在晉詩卽士衡集中亦不多得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怒馬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有。安得攜手俱契濶，成駢服。

此士衡先被詔赴洛，畱別士龍之作。言世網已嬰我身，不得自由，故為東流水。然世網未嬰子身，尚可強立，故為東時嶽。逝者不得自由，故慷慨言感。居者尚可強立，故徘徊情有。蓋一般兄弟，兩箇一箇不自由，如此是不幸。一箇尚得自由，如此猶是不幸中之幸。總是自傷自

慰之意。攜手一句，不是拖弟入水。猶云一箇如流水，云云一箇如時嶽，云云自是兩不相及。何時再得聚首，契濶而成駢服乎。蓋車非一馬所服，喻兄弟同一處也。逝者日西，居者在東，流水時嶽，趨勢寫下，不覺把流水二字黏在西字下，時嶽黏在東字下，偶爾湊成妙趣。蓋世間止有東流水，那有西流水。曰西流水，便是逆性。見今日之赴洛，出于不得已，非士衡之本心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贈弟詩曰：與弟士龍。此曰贈從兄車騎，不書名字。

義不繫乎其人也。書官謂同有世網，嬰身之累也。固是思鄉之深，因而相及。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鬢影谷水陽，婉變崑山陰。營魂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贈弟士龍詩，皆由兄弟依依之情，寫出國破家亡之感。贈從兄車騎詩，由國破家亡之感，寫出兄弟依依之情。蓋親親之殺也。詩中雖自序意多，却句句有從兄在內。

與贈他人之詩不同。首四句，今之翩翩連翩遊宦于此者，固昔之同林共藪者。谷水之陽，祖父之田，盧在焉。崑山之陰，祖父之墳墓在焉。營魄二句，直把懷土二字寫入骨髓。令思歸人讀之，酸鼻。此士衡平日之思，作詩之根本。而車騎旣與同祖，應亦同情。故又感車騎歸塗之艱，而平日之怨慕至此，又加深焉。此士衡偶觸之思，作詩之緣起。安得二句，硬吹忘憂草，作忘歸草。此用事化腐爲新之妙。可見人生百憂，唯思歸爲最耳。要知此意亦由從兄生出。俗稱從兄爲堂兄。昔者堂之陰襟者，堂

之陽得此草而兩樹之彼此皆可忘歸矣末二句應前首二句獸鳥雙起末只單收鳥邊此是章法然起處重悲字思字結處重悲音悲音者悲思之効也

答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位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遙春王囿躑躅千畝田廻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此詩似是士衡從駕有詩呈張張又贈詩以美之士衡

復作此詩以答焉首四句言身在秘閣日夜料理文案全不得工夫做詩及從駕出游見此廻渠通波云云因而思我乃水鄉之士胡為攬轡臨此不覺愴然感懷馬上謾成此詩詩雖草草而心則苦也戚戚行行一內一外形失意人如畫

贈熊文羆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分索古所悲志

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
兼金夫子茂遠猷欵誠寄惠音

此雖贈熊之詩實寓不忘吳之意首二句謂余初入洛
雖云異鄉然職厠承華署中猶有我吳中二三舊人相
與晨夕到于今日二三吳人俱已升遷在外署中單單
只剩得我一人在此所以不能不感而二三子中熊尤
爲我之所欽故思之獨深至于駕車驅馬登高臨深而
望夫丘丘離京遙遠豈登高臨深而望所及只是形容
熊等去後署中另換一輩人物無足語者故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耳全要將清洛大河形出與吳中山水迥爾
不同而駕車驅馬非南人之慣習佇立望朔塗者入洛
以後詩中佇望只是南向至此忽轉而北望真有萬萬
難堪者况悠悠迥且深乎迥且深者謂丘丘在極北之
地望者已自難堪如此則熊以南人而身當其地者更
何如哉故分索之悲古之常然而分索在志士其心尤
苦非常情所能測故悲情臨川結感于山河之異苦言
隨風吟感于風景之殊其一片慨慷久鬱于懷特借熊
以發耳

贈顧交趾公真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
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
陵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首四句叙顧之平生出處伐鼓二句見邊上大臣之尊
不患無威德遠績二句戒其生事邀功恐啟邊釁有規
諷之意言身爲天子大臣鎮守邊疆只宜如李牧堅閉
清野休養兵民却是千古大功大績也未望其功名而
歸乃送遠之情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佞
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鞞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
淺契濶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
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題是吳王郎中時詩中却盛述前爲太子洗馬時此不
再言而已見其憤懣不平之意但後半言感物言懷古
又不明指所感何物所懷古何人也殊令讀者悶悶試
意逆之題云從梁陳應是梁陳間物梁陳間古人大

凡懷某地某人必其地之第一流人梁陳之墟古來所謂第一人何人不知奚待問也譬之適吳越者曰予懷一美人此不待問而知其爲西子矣況懷古人上又着慷慨二字懷人者慷慨則所懷者定亦慷慨之人也此慷慨之人固我平日心頭口頭不離片刻之人閨中模擬亦自可識又何待指其姓名然後知爲誰人也故我作詩亦必指其名而始顯爲誰人則我之詩可不必作也讀我此詩者亦不待指名而始知爲誰人若必待指其名而始知爲誰人其人亦可以不讀詩矣則實寫不如虛寫之妙也既虛寫人則索性又虛寫物虛寫物只此梁陳間物無一物是我吳中之物虛寫古人見只此古人是我心中傾慕之一人也畢竟是誰人曾讀史記太史公過大梁之墟而流涕者何人乎彼以一言定交公子而名重千秋余三年伏事太子而至樓樓遠遊耶此予命下之日便思假道尋訪清軌而今過其地烏得不慷慨欲絕耶

招隱詩

明發心不彛振衣聊躑躅躑躅將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

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
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激鳴玉哀音附靈波頽
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
所欲

此作當在左思之後全就被招者口中寫出招隱士來
明發心不彙是被他招得怦怦心動幽人在浚谷幽人
卽招隱士振衣欲往從之也然欲往則竟往矣胡爲又
寫出聊躑躅及躑躅將安之八字一者寫其半疑故且
却一者寫其半信將闕幽人之所爲故且進也朝采以

下俱在被招者眼中寫出幽人朝夕二句無拘無束欲
行則行欲止則止也輕條四句寫林之美山溜四句寫
泉之美却不是版版寫來輕條二句翻左思巖穴無結
構言大人幕天席地卽此輕條密葉便是雲構翠幄又
何必結構也激楚以下申明左思不必絲竹意激楚
回芳舞名借以當風言清風徐來林木婆娑便是一部
絲竹泠泠寫泉特先小小綴此一句飛泉激鳴玉方是
正寫泉哀音卽飛泉之音頽響卽飛泉之音之响靈波
易以發音故頽響赴之而泠泠無已層曲慣於招響故

哀音附之。而嫋嫋不絕。所謂坐不移懸真。至樂也。彼幽人之至樂如此。是謂真樂。無怪其不肯以塵世之澆澆。此淳樸也。被招者至此。安得不死心蹋地。歸依幽人。曰富貴云云也。左思原是以言招。此是德化。從莊子德充符中脫出。要壓倒左思。可知前夕息西山足內一西字。乃照左思經始東山廬東字。便是分偏而治。○輕條云云。幽人久諳之樂。被招者偶諳之樂。蓋以偶諳之樂。猶然如此。彼久諳者。更當何如此。不獨是眼中看出。又是心中照出。莊子云。我知魚樂。蓋知之濠上也。

園葵詩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頹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曾雲無溫液。巖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位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士衡遭趙王倫之難。成都王穎救之。得免。故士衡德之。作此詩。借葵自比。園比晉。鬱萋萋。葵生之盛。朝榮二句。表已之心。兼喻入洛之始。即蒙嘉遇。得侍君側。不離左右。零露句。恩澤之渥。朗月句。寵光之隆。時逝句。喻賈后。

之亂甫息、寂暮句、喻趙倫之變復起、曾雲二句、流毒朝
 端已幾不免也、高墉即園之墉、比頽位景、高墉之影、素
 蕤即葵、葵華于秋、故曰素霜條二句、葵之得保其生、晚
 彫乃松栢、喻頽之盡節、王室孤生、即葵謂已之傾心于
 頽也、按士衡入洛以後之詩、心心只繫于吳、其於晉室
 之恩、非應制之作、決不述及、茲胡為於咏物之詩、盛稱
 晉德不置也、蓋不言舊時晉室之恩之重、不足見今日
 趙倫之變之危、成都之德之深也、然葵之所托在園、而
 葵心之所映、惟日、園而曰北、則所映之日、在南、蓋暗指
 吳也、又葵隨日而傾、朝榮二句、止寫得朝而傾、東夕而
 傾、西至于中天、南傾之際、則略而弗及、謂當時當塗之
 霸業已空、有不堪回首者、則不忍忘吳之念、因未嘗一
 日改也。

擬古詩十二首

擬詩始於士衡、大抵擬詩如臨帖、然古人作字、有古人
 之形之神、我作字、有我之形之神、臨帖者、須把我之形
 隨黜淨盡、純依古人之形、却以我之神、逆古人之神、併
 而為一方稱合作、不然、借古人之形、傳我之神、亦其次

也。切勿衣冠叔敖。○凡擬詩者，古人之格調已定不移，但有逐句換字之法，苟琢鍊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醜，故孫鑛曰：多擬古詩，道自進。

擬行行重行行

十九首詩無題，特取首句為題，如三百篇摘篇中字為題例。然古人詩無泛泛之句，必關動通篇。故擬詩者，以首句作題，即以首句措義。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游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寒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清琴

此詩首尾全依原詩，中間小錯驚飈二字，擬原詩浮雲蔽白日句，是晉人伎倆，佇立二句稍脫原詩，故佳。攬衣句從衣帶日已緩句變來，若無循形句累之，則亦居然漢句矣。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

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譚一何
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宴譬彼伺晨鳥揚
聲當及旦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原詩劈首今日二字截斷過去未來止畱眼前片刻此
詩劈首閒夜便爾少減然全賴譬彼二句從夜字生來
振起一篇精神○原詩只聲音一意寫出許多妙理有
獨繭抽絲之妙此作添出高談二句竟把聲音看做談
笑一例。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
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歧彼無良
緣睨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首二句添出作起清漢二字預作一界下文牛女正是
此清漢分斷兩邊却又細寫牽牛在東南織女在西北
乃是畫出箇河射角來見正當七夕牛女之期也天步
猶言天度昭昭寫清漢粲粲寫清漢之暉牛女之一迴
一顧從此生出而下之寫牛女一迴一顧亦從此看得
分明見清漢二字不止有界斷牛女之能且有照出牛

女之能也。原詩單寫織女，故用迢迢字，暫把牽牛推遠，只寫織女，几欲移岸就船。此詩亦是單寫織女，然曰迴，曰顧，却是船岸兩相就，語無深淺，何以側落一邊，不知迴是身動，顧是目動，其寫船岸之理，至精至微，而蚕已逼出箇淺深來。且原詩既以迢迢二字推遠牽牛，是牽牛全無迴意，織女且惓惓不忘，如彼況牽牛既迴，不啻駕臨長門，那得不倍令人熱中哉。故可竟落織女一邊。二云：華容一何冶，不是閒贊一句，下文怨彼河無梁，正欲趁此容華之方，盛悲此年歲暮，恐華容之衰謝也。原

詩纖纖擢素手，只是寫織，此詩揮手如振素，乃是招手。反教牽牛移船就岸，也不曰招手，而曰揮手，凡招手者，必先揮展其手，而後乃招返其手，但招返之際，手之光彩不見，而見於開展之際，故以振素擬之，偷暗織意，且舉一手之潔白，以申顯出全副華容之冶也。怨彼句，見爲清漢所阻，悲此句，見時光之難再，於是又欲移岸就船，引領句，畢竟爲清漢所阻，足空跂目，徒睨而不覺，雙淚如霰露也。雙涕猶言兩行淚，若把雙涕作兩人之淚，疑上文爲牛女雙寫，則於華容云云說不去，且此等原

為○臣○不○得○於○君○之○詩○決○無○雙○寫○之○理○。○揮○手○如○振○素○人○知○是○擬○原○詩○。○軋○弄○機○杼○。○不○知○却○是○擬○原○詩○末○二○句○。○神○理○也○。○謂○一○水○盈○盈○語○既○不○聞○招○或○可○見○也○。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窮○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躑○獨○吟○歎

冲澹古雅句句摹擬原詩却不見摹擬之痕

擬青青江畔草

靡○靡○江○籬○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妹○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

風中夜起歎息

詞○雖○句○句○摹○擬○原○詩○而○義○迥○不○同○原○詩○是○刺○此○詩○是○美○日○織○便○是○女○子○正○業○日○當○軒○便○不○是○樓○上○招○搖○灼○灼○二○句○是○下○文○嘆○息○之○根○本○良○人○二○句○是○嘆○息○之○緣○起○空○房○二○句○之○子○一○腔○心○事○也○只○是○一○聲○嘆○息○併○無○如○許○態○度○如○許○話○說○就○此○一○聲○歎○息○也○只○在○空○房○無○人○之○處○也○只○在○中○夜○無○人○之○時○真○良○人○舉○止○也○。○原○詩○寫○娼○婦○故○用○岸○草○園○柳○青○青○鬱○鬱○一○片○艷○陽○天○氣○撩○出○他○如○許○態○度

如許話說此詩止用靡靡江籬一草起興偷引起悲風
云云言之子一腔心事只如車輪在心頭暗轉不是空
房悲風逼得他緊併此一聲歎也迸不出來此詩可用
婦歎于室作題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
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脚躡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
成離思難常守

詩有因情生景者有因景生情者在作者正例只是寫
情而寫景乃其借徑即如出物的楔子一般如此詩本
是寫離思却以明月楔出風蟬風蟬楔出節物只是總
楔出箇離思來然風蟬與節物是自來的楔子明月與
風蟬是倘來的楔子何也明月與風蟬明明是兩般物
事不相鈎連風氣屬蟬聲屬月光屬風遶蟬鳴又不是
明月照出來的如何楔之使出令文氣聯貫若文氣不
聯貫如何成詩看他聯貫之妙却只於既點明月之後
未有風蟬之先虛虛搖筆把題何皎皎三字極寫二句
便是薛夜來神手劈首用安寢二字見他已忘情了如

何又起。只緣他寢的。是北堂中夜明月入牖。照得無賴。又起。至庭前。反覆細細看玩。照之句是莫載。攬之句是莫破。其冷冷一片清光。攝人心眼。蕩漾與往時迥然不同。意思覺得隱隱躍躍。是箇節物。只是一時口頭說不出來。忽而覺得一陣涼風。聽得一聲蟬鳴。兜的一驚。省得都是節物。變遷不覺離思怫怫動矣。此情景互生之妙也。○此詩舊註閨中之什。張伯起因以我行兩字。改註遊宦不得意。而忽思其室家。不知我行二字。可虛可實。兩說不妨並存也。此係擬作。原無一定實事。可賦不

過文人揮弄筆頭。學者但要得其意思而已。不必拘也。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風颺。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原詩云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疑感四時。美人在雲霄。天路無夜期。光照隔位陰。長歎戀所思。誰為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按原詩首四句俱就時寫。未免稍弱。此詩首句地。二句方言時。蚤於言地處。因朝

陽二字偷帶出時字而以凝霜照之更有力量三句不
渝其地有抱柱之堅四句不變於時有靡他之貞覺原
詩尚是兒女子情態原詩美人云云專寫美人光彩帶
出高曠此專寫美人之高曠帶出光彩力足相敵原詩
末句續念發狂已是魯矢之末此詩引領云云從高曠
生來猶自餘勁矯矯此選之所以獨存擬詩也

擬東城一何高

原詩東城高且長陸以東城一何高為題而詩中亦專
寫高字不知何據○原詩東城云云及燕趙云云本是一

一首即前詩今日良晏會之意特倒轉其文法耳兩詩
對看自明後人破分作兩首未之深思耳士衡去古未
遠亦作一首擬之可知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
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耄嗟落暉曷為牽世
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蕤閒夜撫鳴琴惠
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
塵飛思為何曲鳥雙遊澧水湄

原詩取興東城高長並起下句逶迤日相屬又側落長

邊、颯、風、動、地、全、從、長、字、生、出、但、以、一、起、字、微、粘、高、字、復、
用、秋、草、淒、以、綠、句、融、成、一、片、全、無、痕、迹、此、詩、以、西、山、代、
東、城、曰、何、其、峻、曰、層、曲、鬱、崔、嵬、單、說、得、一、高、又、用、零、露、
代、颯、風、彌、天、代、動、地、似、有、意、粘、合、高、字、殊、覺、生、硬、三、閭、
二、句、卽、從、日、暮、塗、長、四、字、脫、出、固、有、作、性、至、京、洛、以、下、
止、排、得、一、句、色、一、句、聲、與、原、詩、多、少、情、態、都、寫、不、出、原、
詩、曰、佳、人、正、是、才、子、對、手、此、詩、曰、妖、麗、便、不、足、當、才、子、
矣、原、詩、曰、美、者、顏、如、玉、不、是、寫、色、是、說、有、拔、異、姿、於、紅、
粉、叢、中、者、此、詩、玉、顏、侔、瓊、枝、只、直、直、寫、一、句、色、原、詩、絃、
高、知、柱、促、分、明、有、箇、知、音、才、子、在、他、身、邊、賞、鑑、此、詩、一、
唱、萬、夫、歎、安、知、非、下、里、巴、人、之、詞、乎、原、詩、思、字、無、畏、馳、
情、處、全、從、心、沉、吟、身、躑、躅、一、段、光、景、拈、來、此、詩、將、思、字、
硬、插、入、梁、塵、下、便、不、相、接、原、詩、巢、君、屋、有、成、君、家、計、意、
此、詩、遊、水、滑、蕩、矣、意、者、原、詩、主、美、而、此、詩、主、刺、乎、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如濁水瀾戚戚
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
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

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
誰歎

蘋本水草今反在高陵鳥飛逆風今反順風俱失常也
舉世方且冉冉方且習習卒未有以爲失常者習與性
成全是此促濁之世界驅迫之而然也水瀾喻促濁水
喻濁念此世界因而戚戚動念於遠也要知此遠念不
是抱千年之憂亦不是思萬里之遊卽下文之慷慨謂
萬古不朽之事業也遠念不遂因而招友飲酒且攜之
並遊長安總與行此戚戚耳名都以下摹長安之繁華

城闕數句寫地卽上文之濁水俠客二字寫人卽上文
之濁瀾末二句云世人盡是如此我曷不隨鄉入鄉而
乃欲於此世界建萬古不朽之事業果誰爲哉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牕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
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
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旻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
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此疑亦臣不得於君之詩但原詩就歌者意中寫此詩

就聽者意中寫篇中本寫佳人云云一段情事乃於劈
首寫四句高樓然却字字是下文張本一何峻寫樓之
高迢迢又加一遠峻而安以便安插佳人在上出塵躡
雲承上迢迢曰綺牕曰飛陞政映下可望而不可親也
此雖空空寫樓便已令讀者覺得樓上有一人樓下有
一人然樓下人於樓上人亦只是遙聞聲而相思其曰
佳人乃是從綺牕略略望得尚未真切何由見其纖手
也蓋從耳中所聞想出以其彈得分明知其纖手之清
彈得爛熟知其纖手之閒也芳氣二句風從樓上佳人
身邊過來佳人之芳氣與風結作一團而佳人之哀響
乘此芳風一齊吹到樓下人身邊此時樓下人不惟眼
中髣髴抑且耳根悄悄止覺鼻息開通卽元稹所云彷彿
聞香不是香也然此許多趣味止在風前暗領樓之
高峻如此佳人之玉容誰能真真一顧然亦不必顧卽
此一彈已足徵其有傾城傾國之色矣佇立云云又必
期一顧也不知何時望起但至日昃則將瞑而不可望
矣始警心云云謂望時固已久矣然佳人何以儘其久
望蓋先前是無意偶彈後來是有意故彈曷以知其有

意故彈。以躑躅三句知之。古記曰：一唱三歎，歎者，和也。樓下之人，不止空望，兼且賡和，則樓上之佳人，豈有不。知。正。爲。他。歎。得。知。音。故。佳。人。亦。徘徊。不。去。既。爲。撫。琴。又。復。撫。瑟。連。作。不。已。遂。至。日。昃。耳。然。其。歎。而。至。再。至。三。不。辭。佇。立。之。勞。者。真。得。佳。人。之。歡。心。謂。我。爲。知。音。耳。歌。者。卽。佳。人。前。寫。佳。人。只。說。一。彈。此。乃。變。作。歌。者。何。也。古。人。琴。瑟。將。以。和。聲。多。不。專。彈。則。佳。人。或。倚。琴。瑟。而。歌。或。閒。琴。瑟。而。歌。樓。下。之。人。倘。然。闖。來。故。只。單。和。其。歌。耳。始。也。顧。之。不。得。而。望。既。也。望。之。不。得。而。思。以。明。終。不。可。得。而。親。皆。此。樓。之。故。卽。士。人。禮。義。之。防。也。○擬。東。城。高。且。長。謂。有。聽。者。在。前。故。就。歌。者。低。頭。寫。曰。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擬。西。北。有。高。樓。謂。歌。者。在。上。故。就。聽。者。仰。面。寫。曰。思。駕。歸。鴻。羽。並。翼。雙。飛。翰。原。西。北。有。高。樓。曰。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亦。是。仰。寫。原。東。城。高。且。長。曰。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在。俯。仰。之。間。應。本。章。當。戶。二。字。可。見。古。人。文。字。俱。有。照。映。一。字。不。苟。○只。一。聲。聞。逗。得。六。根。皆。動。哀。響。馥。若。蘭。耳。連。鼻。動。顧。望。目。動。躑。躅。身。動。再。三。歎。口。動。思。駕。歸。鴻。羽。意。動。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
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
歡采此欲貽誰

前首由庭中有奇樹及涉江采芙蓉二首同是怨別之
詩然措意却自不同樹在庭中乃現在事物眼前常見
者忽然一日見其着花因而有經時之感其感妙在驀
然之際若芙蓉則生於隔江而蘭草生於澤畔非眼前
現在之物乃先有贈遠之意然後涉江采之故生出許
多態此詩本擬庭中有奇樹却將櫟括涉江采芙蓉以
成詩未為合作但涉江原詩云采之欲貽誰所思在遠
道謂采以贈所思耳此詩云感物戀所歡采之欲貽誰
分明是為貽所思而采既采之後却云欲貽誰若忘其
所貽之人者最有妙意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
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
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

梁不架盈

原詩臣不得於君而歸罪於朋友。此詩亦用此意。天本
 不。明。而。肅。明。明。唯。昊。天。為。然。蓋。緣。涼。風。既。發。天。氣。為。之。
 一。溝。也。招。搖。二。句。擬。原。詩。王。衡。二。句。原。詩。不。徒。記。詩。正。
 為。下。南。箕。北。斗。張。本。王。衡。指。孟。冬。之。時。正。箕。與。斗。牛。昏。
 中。之。時。也。此。詩。以。招。搖。乃。斗。柄。前。星。替。却。王。衡。西。北。指。
 亦。指。孟。冬。也。招。搖。既。指。西。北。則。天。漢。自。傾。東。南。織。女。大。
 梁。皆。附。天。漢。之。星。自。然。夕。見。於。中。天。也。○。凡。擬。詩。字。櫛。
 句。比。止。有。添。無。減。原。詩。牽。牛。不。負。軛。下。有。良。無。磐。石。固。
 虛。名。後。何。益。二。句。謂。朋。友。不。是。顯。然。絕。我。但。只。是。虛。名。
 卽。杜。子。美。所。謂。汎。愛。不。揀。溝。壑。辱。也。此。却。丟。去。此。二。句。
 不。擬。只。織。女。二。句。便。住。更。覺。蘊。藉。有。味。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
 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
 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日無感憂為子忘我酒
 既旨我有既臧短歌有咏長夜無荒

凡長歌行是於長處說短教人急急修行短歌行却又

於短處說長亦教人急急修行首二句就置酒臨觴之一項點明題上短字時無四句正從短處寫長也時雖不再至然人固未嘗無時時又未嘗不至也華不再揚物固未嘗無華華又未嘗不揚也卽以蘋論蘋時在春條風一發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蘋有不暉乎以九十之春而蘋之暉也不過費數日固已綽然有餘矣卽以蘭論蘭時在秋白露一降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蘭有不芳乎以九十之秋而蘭之芳也不過費數日亦自綽然有餘矣可見人生雖促中間固自有容不慮修行不及但恐暴棄者因循虛度耳來日之短以去日之長形出去日之長以來日之短形出蟋蟀在房卽指現今秋冬之交也暉蘋之春旣已久逝芳蘭之秋今尚未艾急急修行猶可收功桑榆耳歡以四句乃是善與人同我酒二句喻善長夜無荒取抑詩以自勵也○魏武帝但爲子故沉吟至今善于憂處寫短陸平原豈日無感憂爲子忘善于樂處寫短魏武帝去日苦多玅在能舍陸平原補出來日苦短玅在互視真正對手棋子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
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
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
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止在擇之精而執之固。孟子舍
魚取熊掌。雖兩美其必擇。豈有美惡相形而不擇者乎。
獨患人之所遇。有惡無美。無可容吾之擇。而執之又不可
固。或至事急相隨。如馬融之與梁冀。深爲可惜。故寧渴

決不飲盜泉之水。寧熱決不息惡木之陰。此志士之苦
心。卽後耿介之懷。終身所期爲決不愧負者也。一旦世
網嬰身。迫于時命。而行役萬里之外。此時何時。饑寧容
擇。食寒寧容擇。棲然猛虎窟。雖異於盜泉水。野雀林。雖
愈于惡木陰。然而危苦之極矣。士之所以不辭者。將隱
忍以就功名耳。乃功未及建。而歲已載陰。深可悼也。崇
雲二字。正是歲載陰。靜言二句。正是功未建。此時此際。
一片激烈之意。如何形容得。因借聲音發之。急絃二句。
如高漸離。祖送荆軻。易水之上。歌爲變徵。羽聲自是怒。

髮衝冠。白虹貫日。斷無和平之響。人生到此。方知未易。當時昔渴不飲云云之時。豈能知此。此所以眷眷昔懷。退不能為伯彛之采薇。是仰而有愧于古。進不能為太公之鷹揚。是俯而有愧于今。士衡此詩。其作于受知成。都王之後乎。

君子行

天道彝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夫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恆有兆。福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與古詞君子行同是別嫌明微之語。但古詞氣和。此詞心危。君子防未然。是此題之骨。古詞以之作起。此詞以之作結。作起將以戒人。作結用以自危。各有妙處。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颻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深谷。魏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邊馬如雲屯。越。

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餐不免宵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以苦哉遠征人起以苦哉遠征人結中間却用十六句分作南北兩行如大官鹵薄然一隊一隊排得十分整齊固是創格至其構意之精又非人所及者看他作此詩未申紙時本要從遠征人心處寫起他開口時却不急說姑借旁人口中先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便住却又口中南一句北一句冬一句夏一句絮絮叨叨一連十六句只從他身邊說去會無一字痛痛說到心裏若令

從征人有習苦不言非意却忽然又借旁人口中再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乃急急搶入一步撲到他心裏曰悲何如今他兜的猛驚痛酸欲絕把前身邊苦都撮上心來妙極妙極南陟六句地利之苦隆暑四句天時之苦雲屯六句人事之苦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曷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疊

邊詩定論
聖
麴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原註云機祖父世爲吳臣著大勲於江表已亦嘗領父兵爲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不能不爲悲傷也余始疑爲此說者未免太鑿再三把玩字字有亡國破家之感乃信其不誣此詩乃士衡兄弟送別之詩言特懇切故假題于樂府使人不覺江南送客汎舟有二便一行路之便一晤言之便川指山渚陸指山陰蓋南北水旱兩路之分界遙望云

云謂行者未曾登陸而送者先已預打一望見彼高山之陰崎嶇無盡曰此吾懿親之去路也已自傷心之極矣三荆四句引証別離之苦木之無知鳥之無情其在于人復何以堪寄世四句卽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作弟兄之意促促二句卽與爾同衰暮非復離別時之意曷爲句卽指今日之別曾是句謂今日之別非比尋常乃因國亡家破世網嬰身而別此別在遠節之人或可自道未免有情感痛那得不深也保厥福者在晉不比在吳尤宜謹慎不是泛常相勗套語士衡詩屢用

苦心二字反覆互校自曉其意非泛用也

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險艱俯入穹谷底高陟高山盤凝冰
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
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佞猿臨岸歎日宿喬木下慘
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時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
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首四句寫遠征之艱難正是苦寒張本凝冰四句正寫
寒不覩四句旁寫寒已暗度入苦字日宿四句卽事寫
苦寒末四句卽情寫苦寒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侯勁擄在燕然戎車
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
反去家邈以縣口口亮未彝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
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
于旃振振勞歸士受爵臺街傳

驅馬度陰山是勇山高馬不前是怯非怯也未知敵之
所在耳訪之候者既知所在便車無停軌旆不留影以

至犯雪凌霜而不顧也。即去時之久，離家之遠，亦不恤也。然此不是好戰樂殺，亦不是貪功邀賞。天地之道還，朝廷之賞薄。夫豈不知只是丈夫寄世。當轟轟烈烈，留名萬古。所以願效甘陳之跡，收功異域。振旂而歸，朝廷撈賞從征之士。隨例御酒三杯，博得京城內外街市人家傳箇英雄名頭而已。然甘陳雖有奇績，當時朝廷抑而不序，亦無振振受爵之事。此亦志士心中想像而然。只要展布自己本事，受爵不受爵，非所必云。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淹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士衡自寓亡國之感，人知其感在下惻愴云云，而不知開口閒序時已偷筆帶出客發故鄉，謂故鄉人物彫零已盡，獨剩已盡，獨剩已盡。在故千山萬水得得而來相訪問，竟投門塗見其更無他事，攬衣三句，亦是故鄉彫零已盡，獨剩。

客在故倍加親熱。此不待細論存亡。先已寫得悼絕親友句。是存舊齒句。是亡市朝二句。應零落見存者。亦不在眼前墳隴二句。應彫喪見亡者之多。且久天道四句。不止自歎前念子句。暫把自己算在存者數內。人生云云。終把自己也算到亡者數內。其寫國破處。真是蟻亡蜂滅。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里第

崇高闊。洞房結阿閣。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

窓。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梁士。營生與且博。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無以食肉資。取笑葵與藿。

此當是未入洛前。傷孫氏之將衰。全是一班身家自營之人。謀國不臧。故作此以刺之。城郭中有塵里。塵里中有街巷。街巷中有甲第高闊。甲第高闊內有洞房阿閣。洞房阿閣傍有曲池清川。又有邃宇。蘭室。邃宇蘭室中又有綺窓羅幕。綺窓羅幕中有淑貌哀音兼備之美人。色斯升。誰升之。承顏作。承誰之。顏定有箇營生最奧且

博膏梁子居在中間受用然彼既奧且博矣誰得而見之豈知却有箇人立在高處冷眼看他且看得甚仔細看他者却不是他人正是葵藿之士即首句登北山的苟非延佇那看得仔細至此○晉家南渡王導初營建業所制術街紆曲人有以為拙者王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州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觀此詩建業術阡因乎地勢想自孫氏已然王導亦非無所承其寫不可測處直以紛漠漠三字盡之可謂妙手

吳趨行

樂之始作曰趨終日亂故吳趨冒起知下有齊謳一篇齊謳直起知有吳趨一篇在上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戔戔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冷冷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榮若春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

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
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權爲此歌

起上句點出楚齊二字明用子虛賦意以齊比魏以楚
比蜀聽我句以吳比漢後齊謳行孟諸吞楚夢亦用子
虛賦意言齊差勝楚正魏差勝蜀耳可謂細心之極○
士衡生于吳世受吳恩家破國亡而歸晉其心有不安
處時諸王爭權晉室大亂無有寧日其身亦有不妥者
故作吳趨以示不忍忘吳之意而叙人物處取秦伯仲
雍季札讓國高賢引起大皇兄弟相讓以刺司馬諸王
骨肉相殘照出後齊謳行之意結以商權爲歌言費盡
苦心以俟後人之好學心知者

齊謳行

樂之始作曰趨不絃而歌曰謳則謳賤而趨貴也題于
齊曰謳於吳曰趨所以尊吳而卑齊也至于詩吳趨序
古事以秦伯引起入時事以太皇爲主齊謳不便入時
事但述古以太公引起借齊景爲主以喻晉情見乎詞
矣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

始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
夢百二伴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
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
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志曰志不越境禮也士衡吳人止宜作吳趨行耳又作
齊謳行何爲士衡去國入洛心中有不平處托意于二
詞故于吳趨極摹其風土人物之美而于齊謳則譏之
齊固功利誇詐之國又比之秦形其強暴無仁讓之風
也爽鳩比漢魏齊比晉曰迭代曰已徂卽蜀先亡魏後
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曰安停爲將來慮也蓋魏篡
漢晉又篡魏效尤也尤而效之伊何底乎亂邦不入不
得已而入行行復去庶幾危邦不居乎○世稱士衡入
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抵掌大笑與弟士龍書
此間有一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甌耳後左
賦出土衡歎爲不能加遂輟筆焉余以此好事者爲之
以重左耳其間太冲作賦而笑固文人相輕常態與弟
書誠有云云但以爲欲擬作三都賦因太冲而輟筆斷
斷不然也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以齊楚兩諸侯之事折

言定計
五
東于天子太冲晉人本之以作三都賦諸侯吳蜀以天子尊魏尊魏者尊晉也士衡雖已事晉固吳臣也使之操筆而賦將抑吳尊晉乎恐不忍也抑晉尊吳乎恐不敢也吳趨齊謳二行却是爲三都賦而作蓋以我之吳趨解彼之吳都賦以敵彼之魏都以我之齊謳抑彼之魏都賦也不及蜀蜀吳一體且漢裔也故止以二詩當三賦使人不覺最有深意

日出東南隅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滄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閒美日楊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駟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冷冷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歎

此詩寫艷可謂盡態極妍令人目眩最難察其端緒所在首二句以朝日興起高臺二句是一篇之綱領妖麗喻小人小人實繁有徒故曰多小人憑勢故曰高高臺朝暉所照喻先得人君之寵幸也清顏喻君子君子定深藏故曰澹房朝暉不照之處也美目以下應清顏句既有淑貌復有貞性既有內美又有修能此真絕世佳人有一無二蓋比其在吳時也方駕二句喻其入洛濯足者言洛之濁止堪濯足耳藹藹以下應高臺句蓋指當時權貴幸禪革之際自爲際會風雲而又有一輩小人爭相趨赴工爲諧媚分明是一群妖魅却自以爲清顏佳人夫絕世佳人有一無二何洛水佳人之多耶南崖以下寫得熱艷朋黨寵附兼有權勢相傾之意遺芳二句蹴起飛颺洛水爲濁喻朝政之亂也故云冶容不足咏徒令人見之而悲也此雖寓言觀賈充命姬妾干人遶舟三匝以誇示夏統想亦實賦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

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此篇從來注者。文意多不屬。再三玩味。始知與潘尼迎大駕詩同格也。此詩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即潘詩所謂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欲鳴以下。述舊親所訊之言也。欲鳴句。當及時而仕。守一句。欲及時而仕。當遵岐路。不得規行矩步。緒是繼已爾。是已然。凡人舉足作事。當照前人行過的做。雖曰人生出處。如四時之有定序。實不必循也。將遂二句。言子行正道。吾行岐路。是殊塗。今吾欲要子合成一轍。而同歸於要津也。潘詩是勸止。故用陌路深識之士。龍詩是勸進。故設舊親豪彥之言。總是欲止之之意。潘顯快些。陸深婉些。

前緩聲歌

遊僊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大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蕭蕭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鑾。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湯

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此篇以極其頌美，却是痛刺晉家諸王外戚專權自恣，樹立黨援，爭以遊戲荒淫相尚，全無體統紀綱也。故借僊靈聚會以寓意。長風二句，見其勢既盛，不可推解。宓妃王韓、瑤女湘娥，是一色僊靈。太容洪崖，是一色僊靈。宓妃指賈后，王韓指諸王，瑤女湘娥指諸家之羽翼。日與日起，各立門戶。日南要北徵，招致幾遍天下。肅肅云云，正是爭為遊戲荒淫之事，習以成風。卽有一二老成如太容洪崖輩，亦俱化而其趨一塗，真乃舉國如狂。心中猶然未足，獻酬云云，直要將此戲游荒淫之事做到無以復加處。清暉云云，被這些人把君門壅蔽住，下情終無上聞也。按洛陽天下之中，晉之都也。中間劈首與箇宓妃西邊太華，起一王一韓北邊瑤臺，徵箇瑤女南邊湘川，要箇湘娥。單單只畱着東邊湯谷扶桑為群僊總轡，濯足之地，看他實虛互補，真是妙手。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

選言定論
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
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
所宣逮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首尾完潔平雅之調但人乍看之未免似每二句一意
仔細玩來只因他辭句琢練得好却不曾一字合掌首
四句日無停晷川無旋流雙起雙承年是吾之年時是
天之時年矢之往迅由于時弦之催急期是遙指百年
數是逐年細數容之華主外體之澤主內茲二物者吾
命所寓二物難停吾壽易長前之去菴儼仰已過後之
來者倏忽幾何此乃天道之常夫復何恨所恨者冉冉
老至功名不立耳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
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旣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
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
理無常全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甄后旣衰作塘上行說者以爲怨而不怒此擬更加雅

秀深得風人之致首二句自謙為小家兒女生長民間
 其後發藻垂影都是大家擡舉出來沾潤二句滿意極
 寫反映下文之衰棄也四節四句正寫衰棄由於時去
 非已有可棄之罪天道四句承上竟言女色避妍亦天
 道人理之常無足深惜但恨蒼蠅之物能白黑黑白懼
 其前進熒亂君德所以仰望君王之念舊耳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
 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音幽蘭盈通

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憂
 思亦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咏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
 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心為悲之因景為悲之緣耳與目為之締合題之悲哉
 蓋四者適湊而成也而要以心為主心有情景無情故
 同一景也樂人見之而樂悲人見之而悲春芳者世之
 所謂良辰美景而遊客則以傷心也故下文和風二句
 虛寫春芳一風一雲蕙草二句實寫春芳一草一鳥翩
 翩二句就鳥申寫春幽蘭句就草申寫春芳極寫之者

以見人世賞心之物。遂為傷心之媒也。女蘿二句。不與蘭草一例。蓋順就文勢。全重有託。有尋。以起下文之憂思也。

挽歌詩三首

卜澤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幌被黃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涕中闡。中闡且勿誼。聽我殯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令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枉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奏。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旗。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襯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莊子曰。死生亦大矣。故古人立教。必假生死二字為柄。釋教修不生。道教修不死。儒教修生。景散修死。總之。死生皆命於天。但人知生為天之嘉命。而不知死亦天之嘉命。卜擇吉地。出於堪輿家。卜擇吉日。出於陰陽家。此亦流俗不經之事。然而聖人不禁。賢者不免。蓋以天之嘉命。全在於此。必如全而受。全而歸。方得不辱此嘉命。

一夙駕六句寫送死者荒荒亂亂忙進一團光景旋用挽郎口喝斷作一波瀾然後即挽郎口中代說生人送死一段極痛極哀之情死者泯然不知為可悲耳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轡軒佞駟驚飛蓋哀鳴與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旗誰為飾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靄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此送死既畢而生者各歸也

重阜何崔嵬佞廬竄其間芴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饜螻蟻妍姿永燹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送人既歸又代死者作自嗟自歎之詞真是空中樓臺而構詞奇麗絕倫

陸雲

詩纔及格不逮乃兄遠甚當是學力未克耳非附平原

後儀之名、奚彰、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皇皇帝祐延隆馭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獻哲惟晉世有
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首述晉家列祖功德、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爽觀象洞佗陵風協極絕耀
照淵肅容往播福祿來臻

頌帝、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如電
斯揮致天之屈於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興凱歸

叙大將軍定亂之勲、

頽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辰晷重光協風
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謚

叙大將軍治化之隆、為宴會張本、

芒芒宇宙天地交秦王在華屋式宴嘉會佗暉峻朗翠雲
崇靄冕弁振纓服藻垂帶

序事、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頽下風俯覲嘉客仰瞻

玉容施已惟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前四句自述後四句頌美

答兄機

士衡贈弟書字士龍答兄書名疑有誤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街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
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畱悲參商衡軌若殊
迹牽牛非服箱

答贈之詩不過答其大意而此詩則逐句逐字答去洵
弟兄酬和之式準也。悠遠二句答原詩行矣怨路長怒

焉傷別促街思二句答原詩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南津二句變原詩東西二字為南北南津有絕濟者言
送兄過江還時一濟南津以後永不再濟兄既北濟不
還恰似河梁已斷神往二句答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
育言兄之北去出于不得已有亡家破國之感而我神
隨兄往亦同此感但形畱于此却有參商之悲也衡軌
二句答焉得攜手俱契濶成駢服在士衡原詩亦無拖
士龍仕晉之意然其文辭之間不甚分明故以此二句
解之若曰駢服非馬不成牛乃耕畜况牽牛星名絕無

送詩定論
實乎。此明已之不願仕晉也。然其自爲可謂高矣。將何
以爲其兄之地乎。看他全用衡、軌、殊、塗、寫得兩不相妨。
真是妙手。蓋車有三事。曰廂。曰軌。曰衡。廂所以載物。比
世之仕者。衡在前。比士。衡。軌在下。自比。言兄弟一衡一
軌。本是一車之物。今一南一北。雖殊其塗。而弟非服廂。
兄亦非服廂。蓋不得已也。

答張士然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
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
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
眷懷苦辛。

此應孫氏亡。張先入洛。後聞陸將至。故作詩贈陸。而陸
作此詩以答之也。風塵二字。乃行路尋常物色。然出土
龍之口。便有無限妙意。全在劈首越長川三字。蓋長川
卽大江。大江以南。風塵絕少。一越大江。便落風塵之中。
矣。通波句。是風。悲風句。是塵。此江南人會未經之物色。
修路二句。言土不同。百城二句。言風不同。風土旣已不
同。而強作歡親之狀。中心不安。故日夜只是思念桑梓。

張雖在洛，實是我桑梓人物，思念之極，眼中髣髴見之，髣髴之中，只是見人，不會見洛也。洛者，我之所不願見，而張又我所亟欲見者，洛不欲見，故遲遲吾行，而人我所亟欲見，故靡靡日夜，猶覺我人之遠也。末結以眷眷懷苦辛者，謂此塗中懷土懷人，不能兼遂，真辛苦異常耳。

爲顧榮彥先婦答詩

晉家南渡，北方士流離莫依，多賴顧彥先接引之力。南士多悲之，故王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謂人曰：我還東掘顧彥先塚，此蓋後事。士衡爲彥先贈婦詩，尚在晉家未南渡，蓋此時顧已結納北人矣。士衡詩二首，一贈一答，士龍俱是答詩。前首謂北人不可交，後首謂彥先不得交北人，然士衡尚有含蘊，而士龍太露矣。

悠悠君行邁，筑筑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此首言晉人之不可交，曰京室北方之地，曰都人子北方之人，雅步二句極寫其妖冶之態，易于作緣，正與士

衡天末之佳人相反與顧非有弦筓之誼。饑渴之情也。其起句君行之悠悠非形妾止之筑筑謂其去家之遠。久曠不暇擇也。夫彥先亡國之餘。萬里入洛。滿目盡是。晉朝舊宿。不惜論交。明哲保身。自應爾爾。然與北人日親。必與南人日疎。遠蒙云云。譏其已疎矣。

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宴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唇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稀非君誰能讚棄擲北辰星問此佞

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此首譏彥先不當交北人。看他知音二句。如子爲碌碌者。卽或濫交無足爲輕重耳。子固南士之領袖。一言之獎。足以升人九天。苟或不慎。將來必妨我輩塗轍。北極星指南士。佞龍煥。喻北人。然子之棄此。取彼者。得毋及時者貴。華落者賤。當今晉室方盛。而及時乘權者。皆北方登龍之彥。江南名士。值家破國亡之餘。垂首喪氣。而故有所炎涼於其間乎。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終

部音貴華。若音。與當。今音。室。天。益。而。又。部。乘。難。音。皆。此。
 星。計。南。士。於。韻。與。能。此。人。然。子。之。漢。此。與。此。音。皆。是。及。
 樊。以。代。人。大。天。昔。如。不。動。辨。來。必。故。知。華。金。難。此。對。
 音。明。如。韻。交。無。只。為。彈。重。耳。子。固。南。士。之。酸。斷。一。言。之。
 此。首。雖。法。不。當。交。此。音。亦。吟。音。二。句。收。子。為。新。新。
 蕭。與。叔。暮。對。何。言。華。密。壁。與。韻。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一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謝混

詩人見選，謝氏最盛，其源皆肇於叔源，蓋晉詩始盛，張
 潘左陸諸賢，實奉建安為宗，永嘉之末，遂以論宗入詩，
 爰及江左，其徒愈繁，孫許輩盛名，効尤海內，翕然從之，
 雖劉郭之徒，創為變體，欲以挽之，而波勢方洶，莫有應
 者，宋之義熙，謝叔源始導劉郭之波，斐然繼作，其西池
 一首，結句引南榮為戒，尚於虛無窠習，澄汰未淨，至康

選詩定論

樂以曠世宏才。崛起舉大江大河。將柱下漆園之
餘滓。淘洗淨盡。又有惠連宜遠。左提右攜。是以謝氏之
詩。遂甲天下。而康樂之詩。獨空千古。至于佺暉。雖不及
康樂。然其奇秀警道。唐賢正則。邇其源之所出。皆叔源。
廓清之功。有以啓之也。若夫朏與莊及超宗等。詩不見
選。姑不論。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
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

囿。白雲屯層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寒裳順蘭芷。徙
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將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戒
其多。

通篇以悟字為主。信生于悟也。人生以勞。鳥生以飛。足
見古今之人。盡是勞者。古今之唱。盡是勞者之歌。不獨
唐風為然。而唐風之咏蟋蟀。乃其顯著者耳。後半皆發
明此二句意。蓋古今之人。既盡是勞人。則人生百年之
內。盡是勞日。人生六合之內。盡是勞地。使有來不甚疾。
緩得一刻。或可暇得一刻。乃有來則甚疾矣。良時蹉跎。

正以勞故耳。逍遙云云，正以城肆名利所在，乃勞者之地。越而他之，聊欲借彼佳境，將以抒我勞耳。廻阡云云，平寫四句美景，景是二句，又用良辰將美景加倍渲染，卽隨手就水木二字，帶出蹇裳二句，喻學人修身砥行，將以見用於時也。乃又以有來太疾之故，美人不來而身已冉冉老至矣，可見爭名奪利，役役於城肆之中，固爲徒勞。卽修身砥行，僕僕於道德之內，亦是徒勞。總莊子之所謂多也，故不獨戒其事，并戒其思云。

郭璞

東晉之世，風雅頓微，賴以維持不墜者，惟劉與郭。劉以超群絕軼之才，努力于戈倥偬之際，故詩不必字錘句鍊，而一種清剛之氣，自是橫塞古今。郭加以淹貫之學，當清談鼎盛之時，獨崇漢道，較之于劉，風骨不無差別。而要其傷王室之板蕩，悼生民之流離，感慨激烈之致，一也。○景純詩云：林無靜樹，水無停流。阮孚謂其泓灤蕭瑟，實不可言。今觀選詩所收景純游仙詩七首，篇篇有泓灤蕭瑟之致，讀之覺蓬萊咫尺，寧僅神超形越。

游仙詩七首

游仙等詩最難作。作此詩者。若第言其逍遙物外。與年
壽之永。於求仙何涉。稍涉道理。又類道歌釋偈。殊非風
雅之旨。蓋詩家長於聲偶。未必深通。仙家深於道
理。未必畱心聲詩。故作游仙詩。必具兩副大本領。一詩
家大本領。一仙家大本領。詩家本領。儒家所優。至於仙
家。學者多不諳其源流。况其與秘乎。按道學以老子爲
集大成。莊與列亞聖之流也。其本皆原於史家。當時遞
相祖述。只是論道。不及言仙。神仙之說。始於宋。無忌輩
乃道家之支派。無忌燕人。故燕昭王最好其術。爲秦始
漢武之嚆矢。漢初盛有傳書。如班史藝文志所載。數十
餘種。今皆亡失。所傳龍虎經。不知作于何人。參同契。則
魏伯陽所撰也。世之求仙者。奉爲金科。其所著作。俱以
大道難狀。雜借丹砂之物。以立名。景純刈汰一空。盡以
詩家風雅字面代之。故但見其風雅。不覺其蘊義。梁統
以詩選之後人。因以詩目之。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者。焉能通之哉。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樓。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
挹清波。陵岡掇丹萸。靈苑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

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
揖謝夷齊

京華乃繁華之處遊俠所聚山林寂寞之鄉隱遯所棲
占之修道不於山林多在名都大邑假力於大有力者
豈以朱門繁華足爲我榮哉但託身蓬萊之徑未若此
之近耳清波丹萸喻藥然藥必有所產之處不於產處
求之是緣木而求魚也蓋清波丹萸俱產於靈谿欲挹
清波必臨源沂其本也不然則已濁欲掇丹萸必臨岡
抗其要也不然則已軼潛卽乾初九之潛龍盤卽屯初
九之盤桓言求仙者當猶此處用功無事遠而他求也
漆園二句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應上無事遠求之意指
藥之所在也旣知藥之所在從此而勇往精進以求之
則爲在田之龍退入山林行吐納等功則將爲觸藩之
羝龍與羊俱陽物乾爲龍三畫俱陽乃純陽也故能潛
能見兌爲羊二陽一陰所以有不能遂不能退之意舊
謂末二句謝字爲與夷齊侶非也夷齊乃隱遯山林之
士離群索居不可託蓬萊者此詩家借意之法謝乃謝
而去之長揖者永別也正與首二句相應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裡借問
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聞闔西南
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修時不存要
之將誰使

青谿道士者人也梁棟者人之體也窓戶者人之竅也
雲者龍也自內者故曰生梁棟風者虎也自外者故曰
出窓戶二物最難制能制之則仙不能制之此體此竅
終隨物化則爲鬼鬼者歸也谷者空也借問一句宕得
甚妙于塵凡人醉生夢死之際忽喚一聲當令人渾身
汗下猛然驚悟立志求仙企穎陽洗耳之高踪也聞闔
風名卽虎也西南金方弦月之際潛波渙鱗起狀大藥
始發之像靈妃者同類有情之物顧我笑者情之動此
鉛遇癸生之時決當要之以黃婆也詩以楚詞寒修代
之。

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
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
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
知龜鶴年

翡翠蘭苕喻二物之弦氣也。二物皆須鮮者。兩相戲愈顯其鮮矣。鮮字從魚。從羊。羊肉魚肉之美。全在一鮮。少則餒而敗矣。此一字從來道書未發之妙也。山木林立得綠蘿則結爲一片。至於能蔽一山。畧如戊巳能和四象之意。前中有一道士指人言。此中有冥寂士。指心言。如黃庭經云。黃庭中人也。冥寂者靜也。撫琴取其調。卽操琴招鳳之說。謂能應也。苟不能靜。則臨時有陷溺之虞。能靜而不能應。彼來而我不能往。性情不會。丹終不結。放情凌霄外。能靜也。嚼蕊挹泉吞啗之意。能應也。能

靜。平日鍊已之到。能應一時火候之密。松取其壽。赤取其色。鴻乃北方之陽鳥。紫烟南方之陰氣。赤松洪崖。浮丘借三仙人名以喻三家之意。以前工夫皆他爲主。我爲賓。至此則我又居上游而爲主矣。左挹其袖。右拍其肩。乃結合不離之意。所謂三家相見是也。蜉蝣指一切世人。京華游俠之儔。山林隱遁之士。皆在其中。言彼偷得旦夕。安知金丹長年之道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

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六龍因句言四時之行無有停止百物由之以生故時之所感雀入於江變爲蛤雉入於淮變爲蜃雀與雉物之微而蠢者且能感時而變化人爲萬物之靈反不能變化飛騰而爲神仙乎但物之變化不自由由時人之變化不由時由已丹谿者丹之所在欲騰丹溪必以雲螭爲駕然雲螭不爲我駕者以修行之道必資利器魯陽揮戈日退三舍戈喻利器不言戈而言德只似論修行根基不似論修行利器蓋仙人於道不肯輕洩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迴日向三舍日者陽精萬物資其光以生旣墜於地其光無由及物而能納其光以敷施於萬物者唯月然初生之月其光太小旣望之月其光太盛皆非金遇癸生之時唯上弦之月適得其候三舍者天中也天有十二舍地下六舍地上六舍從日落處數之三舍正當天中與日相距一象限爲四照故光在側面自下視如弓弦狀在納甲以其下半陽上半陰象兌卦兌爲金生水五行順生之序也往者順迴者逆日三舍逆用之也所謂虎從水中出也其旨微矣臨川二句

應前悲大道之不成老冉冉其將至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瑋璋
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
心零淚緣纓流

求仙者貴求金丹大道其道既大非有根基承受不起
逸翮性足即後詩之靈氣仙才也清涼不懸此塵世世
塵最濁如何云清世塵皆流如何云源此蓋指寡欲絕
嗜吐納導引之徒如何承得金丹大道然既有此根基
又要口訣瑋璋喻根基明月喻金丹雖有此特達之根
而不得明師指授丹訣孤陽獨陰如何得成大丹潛穎
喻獨陰陵苕喻孤陽口訣無傳空抱誠心大丹不成安
得不淚流緣纓也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
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
音洪崖領其頤升降隨長烟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
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首四句即紫陽氏所謂虎躍龍騰風波初也以海鳥托
典以海鯨托比應前詩中清波無增瀾焉能運吞舟意

運吞舟之魚唯大江大海耳當海風將大作之時惟雜
懸知之而遠避於魯門吞舟之魚乘之而出簸揚海波
高駕蓬萊之上喻丹之來也真氣自氣海湧出其狀如
此神仙彼之真氣雲我之真氣彼之真氣薄我之真氣
而來也不言來而言出者出乎彼入乎此也金銀喻丹
臺猶言室所謂中央正位產位珠也前者隱而不見用
功至此乃見耳見卽陰符經所云見之者昌大丹已得
四象和合此時相與之狀非尋常人間一切可比者故
以天上神仙之晏樂比之曰陵陽丹溜云云從神仙排
雲出句來兩物今併爲一然後升降周流於人身上下
百骸無處不充滿所以壽過五龍而千載常若嬰兒乃
一得永得也五龍者五行之精結爲嬰云云此等大道
惟有大根基人方能承載得起雖燕昭漢武之雄才大
畧猶曰無仙才無靈氣承載不得而况山林隱遁之士
與京華游俠之輩乎○災字妙老子曰禍兮福所伏仙
家之術只得倒行逆施全要在災中鍊出福來卽如今
人戰勝者勝小敵受小賞什長百長勝大敵者受大賞
封公封侯此一段直如漢楚陰陵一戰韓淮陰遂獲三

齊之封前詩云進則保龍見正謂見大敵不可怯也尤
 妙在將字乃知幾其神也○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赴
 狀外藥也萊妻之逸也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狀內
 藥也漆吏之傲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文火也此
 武火也潛波高浪雖有大小然皆應用之物也○此章
 題目既大非小小比興可以振得起故先寫海中大浪
 大浪非大風不作大風非大煖不甚又先寫風煖然後
 神仙之多排雲而出仙人樓閣亦因之而見陵陽等正
 言神仙之多挹丹溜等言其樂升降二句言其遠奇齡
 二句言其久末二句喚醒人處又用燕昭漢武反振其
 力量乃與首腹相稱正如風雨大作雲氣電弭繞縈山
 川千態萬狀令人心目欲眩陡然復加霹靂一聲又令
 魂魄驚悸○靈氣仙才四字須要玩味孟子曰聖譬則
 力也仙才之謂智譬則巧也靈氣之謂兼而有之則出
 類拔萃矣曰無曰非文偶互錯非燕昭無靈氣而有仙
 才漢武非仙才而有靈氣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
 蔚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
 拂陵茗女蘿辭松栢薜榮不終朝
 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

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練五石長揖當塗人去
來山林客

凡詩有外意有內意論此詩之外意不過教人蚤蚤修行論其內意含蓄甚深首二句外藥當及時而來稍遲則是金逢望遠蓐收二句日行黃道月行白道日無行白道之理特借以明內藥當及時而用苟不早修則純陽之體將破而漸入于陰陽體既破而入于陰則不能固其內而外將見凌故曰寒露拂陵苔女蘿辭松栢外體被外物之侵而殘則壽命隨之故曰薜榮不終朝蟬

蟬豈見夕明知奇草在于圓丘靈液在于鍾山舍而不采京華游俠之子惟嗜八珍而山林隱遯之士惟鍊五石八珍乃是腐腸之藥五石不過延年之物此等人渡不得只當長揖而謝去也○此首與前六龍章意同而義則異雖同說光陰易逝然前則自秋而夏萬物隨之以變化此乃自夏而秋萬物隨之以彫零前是未知道之先當急急求道故結之以撫心悲歎此言既已知道當急急下手修行故結之勇別世塵○喚醒世人求道則用京華游俠子反照之喚醒世人求大道則用山林

隱遯士及照之。至求大道絕頂工夫。則用燕昭漢武。反照之。俱有淺深。皆依其體勢。以用事遣詞。詞林之巨手也。若形至雜懸一章。必用燕昭漢武作結。方敵得住。不然。則有虎頭蛇尾之譏矣。此數詩雖出一手。然有平者。有奇險者。有清者。有極艷麗者。後人得其一。皆足名家。○景純遊仙詩。凡三十首。入選七首。足括龍虎參同兩書之全旨。其餘多不合。此昭明眼力。所以高出千古。聞之黃令。盧江有王冶山者。其論與余甚合。○世有謂景純二十首中。多慷慨忠憤之語。非游仙本色。此說良然。然古之游仙詩。以出世之人。爲出世之言。其胸中絕無牢騷不平之感也。景純當王室崩拆之餘。生民塗炭極矣。此何等時。而忍高蹈世外耶。故景純亦思建功名于當年耳。功名不可爲。然後激而爲出世之言。游仙非其本志也。故破體爲之。以起問者。俾知其心事之所在耳。昭明作選。以文體爲主。止錄其今格七首。自是爲詩。非爲道也。而七首適於道。合然其中撫心悲吒。零淚露纓。由於慕道之切。非關時事。然詩之爲用。不可典要。卽以時事通之。亦無不合。卽通之全篇。亦無不合者。第一首

臨源云云言其學有本領。隱居求志。不肯干祿。德業已成。藏則初九之潛龍行。則九二之見龍也。然學雖有本。未必有用。二首又以鬼谷自比。言其兼有道術。可杼可捲。堪爲世用。而世主亦未常不欲用之。特汲引無人耳。夫汲引無人。由於道重德尊。如赤松子。高出浮丘。洪崖。一頭堪爲帝王之師者。彼碌碌世人。決不能知。不知故不舉。固無怪耳。三首述己之學問出處。四首以後感時事。晉之末季。天下人情盡隨時變而已。獨不變故。要津爲他人所據。而權不由我。我從有返天迴日之才。亦無所施。戈喻權柄。日喻晉室。按卦象。坤下離上。曰晉。日入地下。則綜爲別卦矣。若將已落之日。揮轉中天。依然離上。坤下。則復爲晉矣。權不在己。故臨川撫膺而悲吒也。五首凡人建立功名。雖高才絕學。亦必有憑藉而起。如蛟龍之得雲雨。苟無尺土之階。一旅之資。而徒抱區區一點忠心。如明月投人於闇。終不濟事。此卽劉越石所云。資糧旣乏。盡薇厥發食也。六首雜縣四句。喻晉室之大亂。神仙云云。喻非得名世英雄起而群輔。方得成功。然當時未嘗無英雄之輩。只是時當亂極之後。其君必

如湯武之聖不然或如漢之高光方可相與有成若僅
僅如燕昭漢武恐未能了此也何況下此者乎未首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兼善天下之事既不可爲於是轉而
出世游仙爲獨善一身之計矣卽此七首弘農生平心
事俱見於此宜與太尉詩參讀但太尉皆直筆此詩多
微詞其所處之勢異也

劉岷

六代多好文之主故時握兵權者亦多文人在越石與
祖逖雖同稱豪觀其賦詩金谷見賞於時知其學爲獨
優及夫罹此厄運有忠莫伸以清剛之氣爲悽戾之詞
述喪亂之事表忠烈之懷因宜方弘農之駕開少陵之
先忠義一脉賴以不墜云

答盧諶

慷慨磊落英分雄分俱足雖其經營琢鍊處少遜郭之
精密而一種豪邁之氣則遠過之矣固是兩人身分不
同

厄運初邁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群妖
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

痛心在目

首痛王室是盟主身分○黍離之詩作於箕子言痛我
晉室者唯我晉人耳他人未必相關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
完都英蓋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韜櫜毀諸芻狗之談
其最得乎

次念生民是盟主身分○芻狗之談取義老子謂天地
不仁特生此一種人屠戮生靈逆有云云見此種人偏
得志則生靈伊將何底

咨予軟弱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
凶播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
終莫能磨

引咎歸己是盟主身分○忠賢於國明承首章孝愆於
家暗伏下章明承者權且認在自己身上暗伏者起下
二族云云將孝愆分認然總欲其復歸大家協力做事
也

郁穆舊姻嬾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
星奔未掇爾駕已隳我門一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慚舊孤

永負冤魂

序舊既為婚姻又共患難。不慮二句妙見盧之先人。不計成敗而歸已為厚于義則盧今日之去專計其敗。其薄可知矣。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持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

即用原詩穆葛之意而比其今日枝幹已成皆由已所培植不當背之而去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首四句就上穆木而演之彼此相形言此費盡培植之勞而無功彼享其逸為段幸為已惜也有鳥八句又用鳥以演其不盡之意謂盧雖擇主而去已終不輟其敬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又關我隣

此以音味文言爲四美。與魏文帝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爲四美不同。蓋大人先生禮賢下士。貴言聽計。從顯用其身耳。區區燕飲之小禮。無所用之。昔韓信之去。蕭何追之。許以大將。然後復返。今劉與盧僅僅如此。此仍平日所以待盧者。盧寧肯歸耶。所謂尋常酌和政在劉詩。而史獨賞盧何歟。○朝采云云。盧在劉許之時。却用虛寫。澄醪云云。盧在段許之時。反用實寫。與陸送熊斤

丘詩同法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駢○駢○與○馬○翹○翹○乃○奮○長○縻○是○轡○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

詩七章無一字顯出段生。至末章突然出場。其頌段處。妙在出幽遷喬四字。點得十分警目。不徒茂彼春林。及翰撫西翼指段。卽首章哀痛晉室內。已自有段。此時段正在幽谷。二章段在逆有全邑中。故幸而出幽遷喬。得與方鎮之列也。盧旣爲所縻。勢不得歸。故勗以竭心公朝。若論其本意。無時不冀盧之歸已也。

重贈盧諶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
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問党與讐中夜撫枕歎想
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楚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輪何異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首二句比也懸璧着握中珍璫之極亦見昔曾在握雖
現不在握終異復歸于握也太公鄧禹陳平張良狐偃
趙衰管仲數子疑盧想與數子兼以自擬蓋本同輔晉
室至此身已老志已衰事業無成甚可悲嘆古云聖人
達節知命不憂徒虛語耳使知命可無憂則聖如孔子
又何爲而悲獲麟獲麟又何足動孔子悲哉在平生之
日方自矢爲百鍊純剛千折百迴及至變亂日甚朱實
云云不覺化爲繞指耳要知化爲云云乃委曲從時以
圖濟非隨波逐流要自有不化者在○玩太尉口氣又
是以太公鄭生曲逆留侯重耳小白自任故於重耳點

出五賢小白下點出管仲六句之中單以苟能云云承重耳二語蓋以五臣管仲比盧也故盧詩亦云無覬狐趙有與五臣○世有謂宣尼二句為一事複出者不知古人詩文從無複語蓋以下句申明上句耳孔子知命之聖宜有達節何至有獲麟之悲蓋以麟乃王者之瑞西狩獲麟天入之道交窮實足動聖人之憂憂故悲悲故泣達即在聖人猶難况我輩乎

扶風歌

樂府有扶風歌一曰扶風豪士歌此歌凡九解只是寫得一人自行自止自憐自慨一片孤忠莫我知也知我其天之意

朝發廣墓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望闕淚下固是忠不忘君然有此去君門萬里一任讒人在側媒孽其短便伏下文疇昔李愆期一段意在內顧瞻屬前後俯仰屬上下合前解左右總描寫此一人之恣態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冽冽北風起泠泠澗水流

繫馬一解因為下揮手兩解去得恁速故作此一頓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揮手與相送之親相別浮雲二句即感及豚魚意極形人情之難堪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推藏

去家似喻其在晉陽及并州也其不地者既已不知其存亡又何地之可繫哉晉室南遷江北盡陷獨太尉一人自起義兵與朝廷隔絕當時江左君臣偷安旦夕無恢復之志所以竟忘了朔方中尚有一人在然已朝廷雖忘我我終不敢忘朝廷故推藏養晦以待時也

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當時北方俱已陷沒獨太尉一木獨支而隣近諸州或有一二又皆齟齬之徒故晉陽之敗既不相援而既敗之後誰肯兵權假我者兵散糧絕赤手空拳雖有臣之忠憤濟得甚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此時兵馬散亡不可復聚只與一二心腹未去者悲歎于絕巖之中蓋困窮之極矣日吟嘯者勉自慰之詞

惟昔李騫期寄在

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此非懟晉亦非以已之依段比李之寄身蓋當勢窮力盡後勢不得不暫依他人以圖另舉乃與其徒侶相商之意今將何依我爲晉臣自宜歸晉試思我在朔方所領者興義之士非朝廷之兵當兵威全盛之時許多勲業朝廷猶不以存亡繫念何況今日勢窮力盡束手而歸直一匹夫耳彼朝廷之上自有握據兵權之人誰肯輕以授我况君王萬里焉知我之勢窮力盡與李陵相同乎夫以漢武之明尚不能察何況今日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此不得已而從段矣棄謂棄中原置謂置身段所然終不明白說出真傷心之極矣

盧湛

觀郎中時興詩其志不減太尉而未免依人者才爲之歎勢爲之也然依劉不終復去而依段世人因有下喬入幽之譏不知郎中之去定有其故史書雖未明言然情見乎詩矣贈崔溫不忘晉也贈劉不忘劉也

贈劉琨

睿拓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

伊順三台擢朗四岳增峻 其一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

同流加其忠貞宜其徽猷 其二

伊謚陋宗昔遵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

興廢孰云匪謂如樂之契 其三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

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念惟昔口存

心想借日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

疇曩伊何逝者彌疎温温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

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

荆璞眷同尤良用之騏驎 其七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鴛鴦方駕駿珍彌諸靡成良謨

莫陳無覲狐趙有與五臣 其八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陷幽遐義由恩深分隨

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
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

其十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碑効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

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土懼任天下欣
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

相彼反哺尚在翎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
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

其十三

長徽已纓逝將徒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遠曾不
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

綿綿女蘿施於松標稟澤共幹晞暘豐條根淺難固莖弱
易彫操彼織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

織質實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
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

先民願意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于和自附
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死生既齊榮辱
奚別處其位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週迴夫差不祀爨在
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

邈以遠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
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

布局整密遣詞精縟叙事詳明用意婉昵莽莽千言無
一敗筆才高學富而以經營苦心出之隻字不肯苟下
真堪千古○史劉之將衰也子諒去之及見其拘弗能
抹史譏其無奇畧以爲負心刻矣何也天下之報施有
二一日受恩之報一日知己之報受恩之報如壯繆曰

當立効以報曹公是也知己之報如武侯遇先主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或豫讓與智伯吞炭漆身死而靡他是
也之二者稱物平施千古不易之極則苟以國士之報
報恩則爲倒行逆施君子所不出矣盧答劉五言之詩
在旣拘之後不見選此贈劉四言之詩在未拘之前可
舉論以見意也按此詩二十首自一至九皆述其受恩
且不訾矣何爲而去曰不用故去詩曰弼諧靡成良謨
莫陳夫人抱才畧於身亦欲見用於知己一展其奇耳
乃朝陳一謨而不用夕陳一謨而不用史所謂長於招

撫而短於控禦此盧所以終於必去耳然則去於何時
曰去於殺令狐盛之時夫劉之於盧親昵極矣雖不見
用然猶有望焉及殺盡言之令狐盛卽劉母所云汝不
能經畧駕御英雄專除勝已以自安此見幾之君子不
俟終日者盧之去劉與范增之去楚同但增悻言於臨
去之日而盧特婉言於既去之後耳卽此詩之十九章
福禍相依云云未嘗不是長謨無如不省何也卒至勢
窮力盡身見拘執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之時而欲其
出奇畧以脫之豈不過哉雖然匹碑之弟好學不有言
乎曰此時有奉峴而起者吾族危矣使盧能以幽州之
衆應峴事濟則爲鴻門之張白登之陳不成亦不失荆
生之義舉惜乎見不及此也史謂其無奇畧亦信

贈崔溫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浮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平陸
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河起雲霧遊子恆悲
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
存往古務朝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彝懷
南懼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以驚蹇姿徒煩非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
 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
 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
 以二子故

盧當極亂之世。身。在。遙。邊。何。暇。逍。遙。遊。豫。便。伏。下。段。
 之。能。靖。邊。已。之。能。休。民。意。北。眺。句。是。客。南。望。句。是。主。然
 必用北眺句者。明身之在幽州。迤北惟有沙漠。無復中
 國之區。舊京謂洛陽。遠不可望。望其路平陸四句。正路

上之景路上之條如此。則舊京可知。故遊子舉目永嘆。

見心之無時忘晉也。良儔指崔溫。二子不在眼前。此一
 點不忘晉之情。無人可訴。因而遠念古人古務也。賢士
 卽下李趙古務。卽下鎮正朔都二句。言幽州朔都人多
 俠氣。古今皆然。蓋自喻已及段李趙比段之不邀功生
 事能靖北邊。以下自序已亦不肯違道干譽。能體段鎮
 靜之意。相助爲理。故以倪何自比也。末二贈詩之本意。
 二子在朝。有獎厲人倫之權。卽劉越石謂溫太真曰。我
 欲收功河朔。子爲延譽江南之意。凡古人爲詩。未有
 不占地步者。曰舊京必有新京矣。二子在新京。詩不云

望、新、京、而、云、望、舊、京、者、其、一、片、忠、心、惟、是、恢、復、晉、室、而、
于、新、京、絕、無、所、覬、覦、者、也、其、譽、段、不、言、戰、功、而、止、云、休、
民、者、唐、人、所、云、欲、語、羞、雷、同、的、是、贈、二、子、之、詩、移、他、不、
得、○、寬、政、謂、朝、政、委、贄、謂、爲、晉、臣、也、下、非、子、御、方、是、事、
段、

答魏子悌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多事成大業群賢濟弘績遇蒙
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腹背羽愧彼懷虛翮寄身蔭四
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
安不異易俱涉晉昌艱共更飛孤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
旋積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暢
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
隨侯珠以酌荆文璧

盧與魏俱爲劉太尉從事後盧去劉從段魏所贈盧原
詩應是承劉命招之使還也新主舊主之際答詩最難
首四句崇臺云云應是櫟括原詩意而遇榮云云自序
處只須腹毳背毛一比便示不復歸劉之意以下或述
往踪或序今悃或答原詩絕不照顧招已之意的是妙

手○辨闊易至相忘恩由辨闊生遠不攜也周旋易以
生狎義由周旋積邇不貳也古人云云禪之不去今且
招之不來也遇蒙云云與劉同升昔非劉之私臣豈謂
云云鄉曲共推今亦非段之家隸

時興詩

疊疊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來蕭藿北踰
芒與河南臨伊與維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槭槭芳葉
零榮榮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遠索登高眺遐荒極
望無崖嶠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

佷漠

疊疊三句叙時凝霜六句叙物北踰南臨言不能淡然而
忘情如至人而至於形變神感也凡人之形變而衰老
時變之也時之變物以漸漸而忘焉故曰隨時化凡人
之神感而悲戚物感之也物之感人以頓頓則驚矣故
曰因物作惟至人心存佷漠則形不變於時故長壽神
不感於物故長樂此等語直挾經子之奧便為謝康樂
嘯矢○題曰時興詩論題面是感時物而作論題意則
感時事也按詩下泉之章傷天下之無王曠野句內着

一增字言晉室之亂甚於東周也。游原采藿卽采芑采
薇意有志勤王。邛河伊雒中原之地。晉之故都皆宜經
營之地也。至人云云非有感慕於至人乃是太上忘情
我輩未免有情。遭此時勢那不感神惜乎形爲時變。冉
冉老至而功名不遂也。

覽古詩

覽古詩與咏史詩不同。咏史者胸中先有所感。特借史
所載之人與事相類者發之。覽古者乃披覽古籍偶觸
其人與事與已之人與事相類。因而有感也。郎中此詩

雖通篇俱是贊嘆蘭生。似是感蘭生之賢。不知正感夫
繆子之能稱其賢也。蘭生繆子之舍人。盧之與劉。綠姻
媾患難而相依。較之舍人誼尤篤。情尤切矣。故盧之事
劉亦欲資其薦拔。如公叔文子同升之舉。乃晉當多艱
之時。選才不可謂不急。而盧之賢終不見稱於朝端。此
所以覽史至蘭生傳而感動於心也。故詩雖詳寫蘭生
之智勇。而繆子稱其賢。只得一句。而此句乃一篇之關
鎖。血脉使蘭生不遇繆子。縱有冠世智勇。安所表見於
千古哉。此所以終於去劉之繇歟。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
 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蘭生在下
 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
 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荆玉亦
 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尅交權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皆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
 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屈節邯鄲
 中俛首忍迴軒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譽智勇冠當世弛
 張使我歎

通篇智勇二字為綱張弛為紀折秦是張避廉是弛張弛合宜正是冠世智勇非專指折秦為勇避廉為智也
 蘭生折秦有二一曰完璧一曰會澠而完璧其出身之始也他本有欲刪首二句及簡才二句作秦人取趙璧語似簡切而其實意味索然不知原詩曰和璧所以高璧之價曰天下傳所以大璧之聲高大其聲價正以明秦人來求之由且見完璧之功大若止云趙璧安知不是燕璞乎或曰改作趙璧明物各有主然獨不觀原詩和壁上着趙氏有三字乎曰趙有是秦不得而有之矣

簡才二句、跟不與恐致患、謂此璧雖微、國命攸關、故簡才不簡位也。不然、趙之居上位者多矣。蘭生烏得備行李之選哉。蘭生在下位、指爲繆子舍人也。繆子稱之、見不以親嫌、不以賤遺、不惟稱其才、而稱其賢、謂不止有張弛之能、實有智勇之德。直把他終身一眼覷破、真絕識也。奉辭二句、賁璧入秦也。秦王御殿坐、一寫秦王之威、一寫秦王之愚。揮袂二句、寫勇、連城二句、應前未常不與、與不見賣、終竟不與、不與亦不致患也。此是一張。至於秦主約趙、會澠池、是秦之詐、命趙鼓瑟、是秦之暴。背血二句、折之以勇、秦王不得已而爲擊缶、又是一張。捨死四句、總結上意、以起下。弛意捨生、指揮袂及背血二句、謂拚死做去、雖出於勇、然死易處、死難死得其所。則與匹夫匹婦之溝瀆不同。此中有智、不是冥行、稜威二句、見天下莫強於秦、秦不能屈、更誰能屈之者。而邯鄲避道、屈節於廉頗、忽而一弛、是他智處、而廉公卒爲負荆請罪、則又張矣。勇又未嘗不在焉。此蘭生所以智勇冠乎當世。其張弛之妙、千載而後、猶令我嘆服不盡耳。我字正對題上、古字當世、止知其智勇至於弛張之。

如唯我識之我固今日之蘭生也繆子其誰

殷仲文

謝靈運曰若仲文讀書半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今觀其詩清刻獨至乃其才高而組織風雅有所未逮緣其見書之少也故為詩者貴多讀書厚養氣

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遠明風物自凄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風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

此塵外軫廣筵散况愛逸爵舒勝引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口口晒

景氣句是秋色爽籟句是秋聲四句止寫高興盡三字景氣句爽籟句是高興風物句哀壑句是盡也唯清秋理化則然以喻桓佐之暴苛當時名流誅鉏將盡獨已尚存人或疑為阿諛取容不知乃後彫之松栢也哲匠云云謂九井之會乃是閒出怡情衆察咸在已亦在焉故曰况愛見非其親暱也即有時云云似乎好仁然不過清談往來祛惑泯吝而已初未嘗為畫一策也曰猥

首正見不事其事。○風物凄緊寫秋意不減宋玉仍可
取凄緊二字以評此詩蓋詩本心聲由其胸中有不舒
暢者在耳。

陶潛

詩三百篇作者不必盡聖賢之徒而聖賢之徒為多而
周公尤為拔萃故刪詩十僅存一而周公無逸詩六朝
詩其作者聖賢之徒甚少相類者止陶靖節一人其所
為詩每合乎聖賢之道使夫子生六朝之後其於諸人
之詩誠未知其取舍若靖節之詩必多所存惜選主詞
不主意所取者少耳靖節之人聖賢之人也其言純乎
聖賢之言唐以後合乎聖賢之言者惟杜少陵而已然
靖節之詩全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少陵之
詩正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世人謂
少陵每飯不忘君少陵雖遭喪亂而繼立者猶是唐家
故其詞顯著靖節獨當易姓之際更有難於言者觀入
宋以後詩以甲子紀年何常一刻忘君哉

擬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

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以中間歌竟二句關鎖前後兩段似與採菊東籬同格世人動云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此妄語也詩無不可解若有不能解者當於虛字上尋討若虛字上更尋討不出則於詩前後照看如此詩的是怨情首四句全不露怨意關要虛字只一美字若非後六句何由知其為怨且怨之深也日暮二句以雲靜風和寫清夜之美佳人既以為美當不空負此清夜矣於是且酣且歌以為

庶幾不負此清夜及且酣且歌自夕達曙亦只是自酣自歌耳歌闌更思不空負此酣此歌乎既空負此酣此歌即空負此清夜覺徹夜酣歌皆自夕至曙之愁悶矣那得不長嘆乃見前之美清夜正是怨清夜耳持此此字固承悲嘆並上日暮四句來此句不重所感之人正說其怨足以感人感人多猶言深也怨不深感人亦不深天明明句從無雲生灼灼又從月看出然非實境借以喻年華易逝以見良時不可空負美人之所嘆者在此旁人之所感者亦在此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衆鳥欣有託二句是萬物各遂其性却以樂字補出知命之學萬族各有託二句是萬物各正其命後却以守字補出盡性之學合二項深得乾道變化之旨謝康樂硬用易語猶膚○章末樂字作詩之根本即孔顏之樂

處靖節會得孔顏樂處偶為讀書而發書上着一我字自有靖節所讀一種書不專指山海經與周穆傳二書原非聖人之書乃好事者所作語最荒唐只是偶爾借他消夏耳孟夏二句好讀書之時衆鳥二句好讀書之所既耕二句生務將畢正好讀書窮巷二句人客不到正好讀書微雨二句好讀書之景流覽二句好讀書之法總而論之孟夏至迴車是定境微雨二句是倘景適然湊趣此二句又作詩之緣起結句樂字總結上文十二句蓋靖節因樂而讀山海經非讀山海經而後樂也

讀山海經詩此其首章餘未入選亦當作此觀○按迴車句下諸本有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二句諺云客至罷琴書若客至而讀書不輟是晉人放誕惡習靖節不為蓋好事者誤解迴車句故增添此二句耳按此迴字與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中迴字不同此詩窮巷云云言大路車馬行多故轍深若此窮巷與大路隔絕所以人客至此多迴顏詩林間時宴開亟迴長者轍於林間上又着郊扉常晝閉一句時開者待長者之來也若無來轍焉有去轍但人見其門常閉正見去轍不見來轍耳

雜詩二首

此詩原題為飲酒序曰余閒居寡歡此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夜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不知何人改作雜詩因為首章無飲酒字故爾遂令作者趣味不傳惜夫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

意欲辯已忘言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結廬在人境，便別於長沮避世一流。但雖在人境，却不染於世俗，由其心遠，故覺地遠，連地也不必避耳。近而東籬，遠而南山，何常在人境之外？但我與世遠，世亦與我遠，故地無車馬之喧，轉覺更為僻靜耳。采菊二句，俱偶爾之興味，東籬有菊，偶爾采之，非必供下文佐飲之需，而南山之見，亦是偶爾湊趣。下四句，却單承南山說來，廬之結此原因，南山之佳，太遠則喧，若竟在南山深處，又與人境絕，結廬之妙，正在不遠不近，可望而見之間，所謂在人境也。若不從南山說起，何異闐闐然直從南山說起，則少含蘊，故不曰望而曰見，望有意見，無意山且無意，而見菊豈有意而采，不過借東籬下以為見南山之地，而取采菊為見山之由也。悠字且遠久二義，加一然字，則不取義而取意，乃自得之謂也。此意宜在見南山之後，乃置於見字之上者，蓋此自得之趣，在於吾心不關南山之見與不見也。既見南山矣，只得就南山說起，南山之色無時不佳，只因此見適值日夕之時，故以為日夕佳耳。山中飛鳥為

日夕而歸。非為山色之佳而歸。但其歸也。適值吾見南山之時。得此飛歸之鳥。點綴之益。增山色之佳。此亦偶奏之趣也。此中句緊承四句。而意字從上文心字生出。又加一真字。更跨進一層。則心遠為一篇之骨。而真意又為一篇之髓。欲辨忘言。謂此真意非言所能辨。謝客曰。心迹兩寂寞。首四句。車馬無喧。是迹寂寞。夫迹由於心。故問迹寂寞之所以然。則可以一言辨之。曰。心遠地自偏。至於采菊四句。乃心寂寞。試問心寂寞之所以然。其一點真意。乃千聖不傳之秘。即道書千卷。佛經萬葉。猶不能盡厥蘊。故但以欲辨已忘言五字。喝斷此中。有真意之問。雖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東籬云云乎。天何言哉。時行物生。在學者默然神會而已。指此中有真意。俗本有作此還者。專指歸鳥未當。昔人詩有云。此波涵太極。東野為波。不能含太極。以中字易之。蓋本於靖節此詩。而此詩之中。又從孟子舜居深山之中來。更覺脫化。蓋舜所居者山之深處。故曰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此猶在入。境之中。更不離斯人之徒也。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

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
下聊復得此生

上章寫自得中帶不得有為之意此章寫不得有為帶
自得之意秋菊即承上章采菊東籬取其芳潔與已行
相比泛此云云是傷不得有為之意若曰無憂又何用
忘既有憂又何云遠世情則已之憂不是世情原是與
民吉凶同患之情此憂無所解故借飲酒解之飲以同
人為暢今乃獨飲初只道一盃半盃不料一盃復一盃
遂至傾壺可知其憂之甚多日入二句不是寫景乃是

言理當此日入之際正群動皆息之時天地閉塞之意
歸鳥是於群動特取一物證之曰趨是形動曰鳴是聲
動曰歸乃厭動而求靜也此豈有為之時哉亦惟嘯傲
東軒而已聊復句即武侯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意○
東軒字根上文結廬句來籬之外有山籬之內有軒頗
有寄我嘯傲處何必廊廟哉○歸鳥字靖節屢用見於
選者凡四此詩前章飛鳥相與還此章歸鳥趨林鳴貧
士詩遲遲出林翮未夕先來歸經曲阿詩望雲慙高鳥
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其不願仕宦之意可謂深切

著明矣。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宋武帝行鎮軍先生為叅軍行經曲阿曲阿者鎮軍之故里也感而作此詩按先生不樂仕宋而為其叅軍者當時宋國未建猶是晉之鎮軍府叅軍耳題曰始作者前此未常作後此難克終也詩文雖婉全在常字暫字終字初字幾箇虛字傳始字神髓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宴如時來苟宜會死戀憇通衢投策命長旅暫與田園疎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修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首句言已無仕宦之意二句所志者聖賢之道三句有藐王侯之胸襟四句從不經行役之苦也此皆年少時事時來句壯則須仕死戀句謂作叅軍也既已仕宦安免行役早起命旅遠辭田園將赴鎮軍府矣會日時來便伏後憑化意離家日暫便伏後終返意此初起身是陸路眇眇二句又繼以水路紆長也從由字生言已之

歸思不待至曲阿始有，當出門之始，便思歸矣。所以孤舟行得一程，便是歸思長却一程。眇眇者，前望之遠，尚無窮綿綿者，回思之遠，已無窮矣。我行二句，已到曲阿，總計所行之路，上行曰登，下行曰降，謂路之崎嶇在弦直道路內，只算搭頭，已有千餘里，則直道不知幾幾矣。目倦二句，指曲阿托言修塗微詞也。按選宋顏延之有車駕幸京口，想曲阿後池詩，則曲阿爲鎮軍之故里矣。此處見有使鎮軍之勢者，有畏鎮軍之威者，漸漸已成豐沛之勢矣，故以爲異也。山澤僻遠之所，卽或耳聞，未卽目見，見之心警，故目爲倦開也。慚愧二字，從心來，卽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地之意，而托以魚鳥，益爲警切。蓋謂今日之事，本非我本來真想，真想卽前被褐二句是也。然真想未常不在眼前，只爲世間形迹所拘，不得遂厥初耳。眼前旣爲形迹所拘，雖曰人事實實造化之初，有此定命，聊且應前苟字，謂且素位而行，憑任造化之推遷耳。雖然，亦因宋公雖開府鎮軍，而迹尚未露也。倘若云云，那時亦可借口憑化而遷乎，故曰終返，終亦有期乎。曰宋公以鎮軍終，我亦以參軍終，苟或不

然○卽○我○之○返○期○矣○此○詩○全○在○占○地○步○孟○子○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古○今○丈○夫○之○傑○有○二○曰○聖○賢○曰○
英○雄○唐○虞○之○世○聖○賢○道○長○雖○有○英○雄○無○所○施○漢○魏○以○後○
英○雄○道○長○雖○有○聖○賢○無○所○用○宋○公○世○稱○英○雄○元○亮○自○命○
聖○賢○當○晉○末○造○英○雄○得○意○之○時○也○宋○公○鎮○軍○而○元○亮○爲○
之○參○軍○以○參○軍○之○貌○貌○視○鎮○軍○之○赫○赫○何○管○雲○泥○之○殊○
耶○而○元○亮○一○一○有○以○當○之○以○吾○之○田○園○山○澤○當○彼○之○曲○
阿○以○吾○之○班○生○廬○當○彼○之○鎮○軍○府○然○以○吾○班○生○廬○當○彼○
之○鎮○軍○府○亦○第○暫○當○之○耳○實○是○以○吾○之○田○園○當○彼○之○曲○
阿○以○吾○之○山○澤○居○當○彼○之○鎮○軍○府○而○姑○留○班○生○廬○別○有○
所○當○也○今○在○凭○化○之○日○始○且○合○轍○做○去○若○到○分○轍○之○時○
彼○自○有○彼○之○事○業○我○自○有○我○之○事○業○彼○之○事○業○或○不○止○
於○鎮○軍○我○之○事○業○亦○當○不○止○於○屢○空○屢○空○宴○如○我○弱○齡○
之○造○詣○賢○者○之○事○也○豈○壯○至○老○曾○無○進○步○遜○世○無○悶○但○
俟○之○返○廬○之○後○耳○○此○詩○終○返○班○生○廬○宜○與○太○冲○詠○史○
詩○長○楫○歸○吾○廬○參○看○彼○言○功○成○而○歸○此○功○不○成○而○歸○蓋○
太○冲○自○寫○其○志○原○不○因○人○元○亮○爲○鎮○軍○參○軍○未○免○有○孔○
于○於○季○桓○行○可○之○意○但○慮○其○不○終○若○認○作○其○凭○化○遷○非○

知元亮者矣。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山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詠貧士者。憐其乏貧也。一憐其微。一憐其拙。凡人生在世。必有所憑藉而起。或祖父之餘業。或親友之旁援。惟士孑然無依。猶似孤雲在太虛之中。任其自生自滅。總無有人理論微之。至矣。又人生未必皆有憑藉。必須自己經營支持。猶如天色甫曉。群鳥散飛。各各爭先覓食。貧士偏以笨鳥。晚出早歸。不能爲謀生之計。拙之極矣。量力二句。應拙。貧士不能謀生。豈怠於經營哉。實亦付量自己無支持之力。故其守舊轍。甘守舊轍。不免饑寒耳。知音二句。又應微。今既不能自免饑寒。或可望援於他人乎。然知音不存。誰爲引手。已矣者。絕望之詞。至貧與士終身。貧士與世終古矣。此詩最有深意。蓋三代封建之世。士皆養於上。其井田學校之制。相表裏。故養士之具甚備。安所稱貧哉。封建變而爲郡縣。則井田廢而

學校為故事於是人各自養而貧獨屬士矣靖節先生深知其然故其田家諸作寓復井田之意而貧士一詠見學校之實不可不修舉也若以為勗貧士以安貧之節猶其餘意耳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棧親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舊註謂淵明詩在晉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不知其題甲子亦非無因如此詩題上著辛丑歲者蓋言自晉簡文帝咸安元年之辛未至今年辛丑之七月閒居已三十載矣塵事冥乃三十年閒居所得者詩書一句正寫一真字遂與者已得之詞亦難得之詞謂以三十年所得而舍於一旦深為可惜耳如何二句是赴假江陵叩棧至中宵句是夜行塗口商歌至末是作詩之意與前相應言必自此掛冠而去養真衡茅則斯

永與塵事真矣不然三十年之善養竟爾棄去豈不惜哉。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我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通篇以覺今是而昨非爲主。田園二字作兩大柱。首二句喚起一篇之勢。最有力。一行作吏。田園便蕪。固是實賦。然亦有朝廷不治之意。此歸去來之緣起也。然昨非只有心爲形役一句。而通篇俱說今是是非既辨。便當勇退。不須徘徊惆悵。此歸去來之根本也。既以至昨非六句。皆就心頭說。謂動念歸去來之一刻。有不善未始不知。以下云云。去之甚速。蓋知之未始復爲也。舟遙遙二句。正言行路之景。而不言發軔之自。以其自彭澤縣署也。乃不言所自。先言舟。次言路。來得甚突兀。蓋以曰縣曰署。正是前昨非之處。不欲與吾田園作對也。舟遙二句。如釋重負。問征二句。曰歸便歸。不待明發也。却借舟字路字。遙逼出下字字門字。又借字字門徑字。引起下室字。又從室字。生出牕字庭字。然先生之歸去來者。爲田園。今只詳寫入室之樂。却不及汲汲及田園者。蓋此繫先生歸去之第一日。先生與家人有入十日之別。須盡此一日之事。方可及田園也。園日涉句一段。先生歸去來一年中之事也。園日至盤桓。寫今日園中之樂。

歸去至消憂，覺今日園中之樂爲是也。園之蕪以不涉，故涉之且日涉之，自成趣矣。不費人力也。門雖句，謂涉乃獨涉，便伏息交絕游意。雲無心二句，乃扶策涉園所見者。今之歸爲倦飛之鳥，固是而昨之出爲出岫之雲，亦未常非也。故於還鳥加知，雲出加無心，最有意味。景翳二句，此言歸去來之時，年已老矣，盤桓所以息老，曰撫孤松亦不失節也。息交不使人來，尋我絕游，我亦不往，尋人世與我違，卽左太冲詩，身世兩相棄。李白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是也。然息交絕游，未免已甚，我却不爲已甚，絕交遊不絕親戚也。悅之是園中之樂，與人同之也。樂琴句，園中之樂，且與古人同之也。農夫至末，是先生歸去來終身之事，農夫至行休，是今日園中之樂已矣乎。覺今日園中之樂爲是也。先生歸去來已久，有寒盡不知年之意，非農人之告，幾不知時之爲春，非爲有事於西疇，農夫亦不告矣。掉舟以尋壑，巾車以經丘，爲課農乎，爲尋春乎。木欣二句，是丘壑之美景，其榮之欣欣，流之涓涓，非春氣理化不至，此所謂得時也。萬物以得時爲願，我以行休爲願，物我之願皆遂，所謂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已矣乎。用代歸去來今四字。蓋前
 用歸去來今一喚。如夢初覺。至於歸去來未久。猶恐是
 夢非覺。再用一喚。至此已久。是覺非夢。不須再喚。歸去
 來今。只用已矣乎。見死心塌地。遯世無悶矣。此後意更
 深。前息交絕游。是朋友未嘗不我信。特我不往求。此帝
 鄉不可期。乃君不可獲。我亦安之若命焉。良辰以後。不
 必為春。植杖芸耜。不必為耕。登臯句。不必經丘。臨清句。
 不必尋壑。無時不樂。正所以乘化也。歸盡二句。無悶之
 極。正映前段景翳翳二句來。當時宋代晉之時。即先生

當盡之年也。以將入之日。距歸盡之日。餘生無多。即所
 云寓形宇內復幾時也。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
 前有撫孤松而盤桓。是妙於樂此餘生也。故忠臣殉節。
 史不勝書。處士書卒。終綱目。唯先生一人而已。

挽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
 無人居。高墳正嵯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
 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
 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

出阿

挽歌本以送死、通篇雖代死者之言、實以送字為主。荒草二句是於未送之先、先於荒郊之外、立下一個排場。二句寫得極慘、不知此中往古來今、已不知斷送過多少少人矣。送死未必皆九月、但上句是地氣之慘、取九月嚴霜與天氣之慘相湊、以見慘之極耳。但日出遠郊、不言所出之自、蓋永與家別、其家中之事、有不忍提起者矣。四面二句、申寫遠郊、後幽室二句、是豎斷古今之界。此二句橫截、斷人鬼之界。言自此以後、只與鬼隣也。馬為二句、寫此幽室未閉之一刻。古人殉葬、多用平生所乘馬、馬有覺、故為仰天而鳴。若有思主之意、風無知、與人無情、亦為蕭條。然此雖可哀、其無知之形骸、猶在三光之下、及幽室一閉、即無知之形骸、亦不在人間。故曰于載不復朝、言之不足、而重言之。又申以賢達沒奈何、真慘之極矣。向來一句、應前送我句、相送之人、各有家可歸、而已有家而不能歸也。親戚二句、只就人情近處、指點出自此以後、再無復有人理論。末二句、以曠達句作結。孔子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是謂返本、更何

哉。鍾嶸評詩列元亮於中品，爲其自成一派，非正宗也。如此一篇，却是合作自爲寫景論之。荒草白楊，亦是人家林墓中尋常之物。曰茫茫，曰蕭蕭，亦是尋常寫草寫木字面。曰何，曰亦，亦是詩人眼前幾箇虛字。只是安插妥當，鍾鍊精工。一字不可移易，令人讀之心魂警動。後又入風，爲自蕭條一句，在俗手定將風字夾寫在荒草二句之內，只是一層慘他，却曰自蕭自條，全不假借。荒草白楊，而荒草白楊，及若憑之爲勢者，其慘又加一層矣。夫荒草白楊無知，風亦無知，獨風下加以爲字者，風吹無所不到，能侵及無知之形骸也。自其序事寫情言之，死者當從家中送起，詩却截斷而於後面送者之歸補出家字，自出遠郊，至閉幽室，送者多矣，爲時亦久矣。獨寫馬寫風，而不及人者，舉其無情無知者，而人之有情不必言，且留爲後親戚二句地步。及送者歸家地步，親戚二句，妙在或亦二字。他人已歌，卽親戚亦在或然之間，只得未歸之一片時之哭耳。夫幽室之閉，悠悠千載，以送者片時之哭，校之濟得甚事，真可痛也。自其格調音節論之，自蕭字起韻，至朝字止，凡五韻，序送死

之事已畢，却得千載不復朝。重喝一句轉入別調，另換一韻，不復序事，只反復咏嘆，慘哀不可勝言矣。按挽歌昉於穆襲，以此歌比而校之，其曠達處相同，而哀慘過之。陸機三章雖佳，風骨則減矣。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二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宋

選序序文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今專就詩論之，踵其事而增華，晉人之詩也。變其本而加厲，宋人之詩也。譬之木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華皆生意之自然，而非有增也。增者如隋宮剪綵，生意索然。詩在漢魏，枝幹花葉已備矣。即如蘇李及古詩十九首，陸陸離離，英英燦燦，豈有如菡如萼，如蓓如蕾，待增於後人。其

增者乃後人之才思動而愈出而猶必踵其事者以前人之菁華未竭後來者不得遽褰裳而去之也至晉而菁華已竭矣故宋則去之顏光祿去之而未盡者謝臨川則盡去之矣豈惟去晉并去魏且并去漢所謂變其本也本可變乎曰勢不得已也本不變則厲終不可加也加厲者乃後人之才思愈出愈奇而必變其本者陳言不去烏克出新也如雜易人養牡丹然其變易花色全在移彼接此故紅者益紅紫者益紫然亦非自然之生意矣故顏謝之詩其佳者止可稱宋詩之妙景然顏失之晦拙謝失之濃重學之不勝濫觴於是鮑明遠輩力追漢魏以抹之殆欲返其本也然本終不可返氣運爲之非人所能與也

顏延之

史稱顏延年嘗私問鮑照以已與謝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列錦鋪繡亦自雕績滿眼後人遂因此二語定二人優劣不知此文人相輕出於一時之戲言不足爲定論也從來有性情之詩有應副之詩盛名之下應副既多豈能字錘句鍊而一味吠聲之

選言文詩
徒爭相傳頌以爲佳佳。而不知非其本來面目也。選中所載如拜陵廟侍遊京口等詩亦雅亦風。遂爲杜少陵沉酣抑鬱之嚆矢。其餘秋胡等詩亦不下潘陸。至於五君詠更是創闢堂奧。前無古後無今。何減初日芙蓉耶。

宋郊祀歌二首

夫子刪詩唯風爲多。而頌則全錄者也。其說有二頌者。清廟之樂章。國之大典。係焉。刪一詩則缺一典矣。一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周初文武成康皆有聖人之德。故受之。而無漸。一當時諸臣皆賢者。具有作頌之才。故佚詩不聞有頌也。漢魏以後。以樂府爲樂章。樂志所在。且累牘矣。而選之所收。僅此二首。其意止於論文。非以備禮。而作頌之才不世出。群臣粉飾溢美之詞。涼德之君。不足以當之也。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表岱系唐胄楚靈監睿文民屬
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竈來賓
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牲
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荅神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

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
高燈煬晨陰明浮爍沈榮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
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首章原本宋家受命郊祀之由次章鋪張盛禮見孝
饗之隆無甚深意但取其詞之佳耳其後謝超宗仍因
其詞以爲齊室郊祀之歌亦足徵其佳矣

皇太子釋奠會作

古詩有風雅頌之分惟風易辨雅頌難別夫子自衛反
魯樂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漢唐之世詩道雖振然風
雅頌不復辨矣明末武進孫文介公選唐人詩以一人
感遇之詩爲風一時述事之詩爲雅贊美之詩爲頌於
詩義雖未盡當其意固嘉

國尚師位家從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
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此言釋奠所以養成太子之德乃國家大典不可不舉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揚
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此章頌聖蓋太子之釋奠奉命於天子也

虞庠飾館睿圖炳粹懷仁憬集抱智屬至踵門陳書躡屩
獻器澡身佞淵宅心道秘

此言太學人材之盛當以太子爲表率也憬集屬至踵門躡屩應題中會字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
經志遏彼前文矩周規值

此述古義見釋奠之禮出于古聖王之制不可廢也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杖丞凝奉帙待言稱辭惇史
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先將廟中執事分派妥當方好行禮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
歌笙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此章正寫太子釋奠

獻終襲吉卽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
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此釋奠別而讌享也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纓笏市序巾卷充街都壯雲動野
風馳倫周五漢超哉邈倚

選詩定評
此釋奠畢、禮既成而歸也。

清暉在天容光必照物性其情理宜其與安先國胄側聞
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效

此述得與釋奠之盛禮、前四句統言從臣之幸、照題會
字、末四句自謙、照題作字、

應詔讌曲水作詩

宋文帝以樂遊苑爲曲水、元嘉十一年三日、禋於此、且
祖江夏衡陽二王之鎮、有詔會者賦詩、而止日應詔讌
曲水者、蓋刺之也、餞二王赴郡大事也、自有專禮、不當
以遂事出之、况遊宴之餘乎、故詩中詳叙餞二王、而題
不及、所以致刺云、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縣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
洪算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總叙宋德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
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頌文帝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實靈所賦日完其朔月不

掩望航琛越水輦齎踰嶂

美文帝之治化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秘

頌太子者偶而預此遊宴乎抑為餞二王而出乎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且居叔有睟獻蕃爰履莫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前四句謂彭城王為宰輔也舊注云昔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是也方

且句未明余謂方周公之位與功而世則居虞叔之次也此與叙太子同意至有睟二句方是叙出二王爰履者始出鎮寧極四句言其任之重正見送之者不當草草也

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雜宴

首二句點明三月三日開榮二字極寫時物之佳明見聖駕由此而出皇情云云只是一味想著遊樂何曾想到餞二王也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陸分庭薦樂析波
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郊餞二句鄭重言之言出餞諸王出鎮大事餞之自有
一定之所不得借之曲水餞之自有一定之禮不當借
之禘餘幙帷二句草草借此曲水之濱自張帷曰畫流
則不築壇矣分庭薦樂二句不過流觴曲水之故事未
嘗為二王特特舉觴不可謂君舉有禮矣事出兼濟深
刺其事之不當兼也

仰閱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途泰命屯恩充

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末章自述已今日與宴亦只是叨修禘之餘施亦未嘗
與餞二王

北使雜

按延年為晉豫章王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宋
主北征克復洛陽有宋公之授遣延年使慶殊命參起
居此詩蓋為使洛而作也其使洛之上加一北字者鄙
之也雒陽晉之故都爾何鄙焉當晉南渡都建業宋主
北征遂專制於洛陽有兩都之嫌矣曰北使者亦云晉

之邊鄙焉爾。題既曰北使洛，則入洛時作矣。却於洛之陽城說起者，不成其為使洛也。宋王既殊命矣，更有此一使其勢益逼，故作起於陽城，則命猶未致，不成乎使也。其不曰至陽城作而止，曰北使洛者，言至陽城則是以陽城為主，而洛為客矣。故削其至陽城，而但曰北使洛，所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延年雖終仕宋，然晉一日未亡，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
經始闕聖賢。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官陞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矜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譽。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此詩分三段。首段寫北却從東迤轉一路細細寫去。改服句始離家也。首路句始出建業也。由吳而楚而宋而梁而周鄭，或舟或車或馬，虛經過多少程途，枉受却多少辛苦。前登陽城路是又於周鄭之間抽出近雒一箇處所，立住講話。二段寫雒日夕以下，全是追言雒陽未

復以前一片荒慘光景而歸咎於經國之無人然必自
聖賢者蓋經國只用得聖賢用不得英雄凡英雄作事
難保其終也末段寫使王猷句是奉使之由嗟行句是
奉使之時陰風二句雖是寫時却是偷轉其筆於盡頭
處寫北蓋陰風云云惟極北塞外爲然雒陽天地之中
陰陽之會况當恢復之後自宜有寢興寢盛之氣象而
乃寫得如此雖極北塞外不啻過者蓋以雒陽未復誠
有荒慘如彼者雒陽旣復晉事轉不可言故陰風云云
較之未復以前其荒慘更甚耳是以臨塗不發置酒無
言而僕馬無知亦若解人之意而爲之悲憫爲之威遲
故寧往失時寧歸愆期此命一日不致便是晉祚尚延
一日也蓬心二句應嗟行句總結前文蓬非直達者隨
俗之心少年人或有一年已老矣不意老年乃見此等
事而又役役不休無蓬之心而有蓬之迹那不傷極

還至梁城作

還自雒還也不言自雒亦不成其爲使也前題不言陽
城至此乃言至梁城者明所作之地去雒未遠也

眇然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

邊言又言
十一
瞻東路傾側不及詳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
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填邗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局幽闕禾
黍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
獨聞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楚詞目眇眇兮愁予注眇遠視貌心有所驚也默卽前
無言意然前雖無言尚有慘意至此不惟無言更不敢
有嘆息之聲矣軌路長者蓋延年之來也始而水路中
而山路末而軌路及其還也則反以軌路爲始軌路近
雖故覺得較彼兩路更長耳憔悴征戍勤者延年原非

征戍而來緣他奉使之時適有北征之師同行其還也
亦與南歸之師同行故傷之曰我之憔悴蓋同於征戍
也若奉命監戍然非充宋公之使也但其來時尚未致
命恨其行之太速故曰昔邁先祖師及其還時命已致
矣行之惟恐不速故曰今來後歸軍振策云云正與前
詩臨塗云云相反東路東字是反映前題北字也極望
陳梁分寫梁城所望延年生長江南江南崇山峻嶺疆
界難分今到北方一望平衍爲梁爲陳疆場歷歷便有
舉目山河之異之意故國多喬木則縉紳流離盡矣空

城凝寒雲，則黎庶喪亡盡矣。獨有蕭蕭丘隴耳。以下八句止將丘隴寫得慘然而結，以久客憂念之殷，蓋有左傳季孫祈死之意。言外見彼圖王占霸者之爲，扯淡或聞之而戒矣。

應詔觀北湖田收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僊。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廡。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烟。攢素旣森藹，積翠亦葱芊。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牽。

王者非民事不出，觀北河田收，此舉甚正。首曰周御云云，反多了一番迴顧，飛奔四句寫從駕之車騎，未免太盛，似非爲民而出之意。開冬以下云云，換詞雖少，生澁却有意。開冬，卽初冬也。田收非刈田，蓋田旣刈畢，觀其收藏，幽風所云十月納禾稼，是田禾旣刈，歲功成矣。故云徂物，然眷之不忘者，以開冬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化生之理，將復開先，已充盈其中矣。日行南陸，陽氣所

藏是化盈於天也烟曳寒谷陽氣所鍾是化盈於地也木葉既落霜封其條有似殘悴而松柏之翠不改是化盈於物也王者上順天下順地中順物以出政故息人饗宴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所謂慎有餘補不足稱物平施無人不霑也

拜陵廟作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嘉園塋逮事
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厠迴天顧朝譙流聖情早服身義
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勅躬慚積素復
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
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坳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菁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
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
介末景謝幽貞發軌喪易良歸軫慎崎傾

首四句起得典重此延年奉文帝之命來拜武帝陵廟
之由建事云云因帝陵廟而思武帝舊日之恩也投迹
云云謂爲太子舍人早服舊註謂服事晚達爲宦達不
知此達字從孟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來謂少年憑恃

血氣服事之始。遽謂多少事業。具在吾身故。看得身義重。及至晚年。閱歷既多。故能達生也。陪廁云云。是延年於武帝。雖無大用。而恩亦不貲。其恩合本。漸漬榮會。非逢迎。雖有宵小。決不能為害。至少帝時。始肆其毒耳。至於文帝。雖屬昌運。非無恩合。非無榮會。然實不出宿好也。夙御云云。正序奉命拜陵廟也。衣冠四譖。借衣冠陵邑。松風山烟。以寫武帝之靈爽。杜甫爾經昭陵詩之所祖。皇心言武帝登遐未久。意其容物猶在。聖心也。歌聲猶繫民心也。固宜千年萬載。不磨其功德也。乃幾何時而已。同堯舜之遠。猶幸盡而復萌。有文帝繼其武也。然却有朝廷別用一番人之意。其憂讒畏譏之意。見於言外。故曰發軌云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旋蓋。祥飈被綵旒。江南進荆艷。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盼青崖衍。漾觀綠疇民。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唐許渾凌歊臺詩曰宋主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或以爲失實蓋宋高固節儉之主也當指文帝觀延年此詩及城北田收詩其侍從之多車騎之盛此又有江南進荆艷河激獻趙謳之語則三千歌舞文帝洵有之然却無宿凌歊之事也余以爲仍指宋高爲是蓋此臺乃宋高所建也宋高固節儉之主曷爲而建此臺也宋高常有經營西北之志故作臺於宋之北邊親覽北方之形勢而又恐人之我虞也於是假名於凌歊若避暑之離宮然既名凌歊臺則高矣大矣宋高固節儉之王曷爲此高大之臺也臺不高則望不遠基不大則臺不高且兼以備突來之虞而容宿衛也此宋高之深謀老算敵人莫知臣民莫知卽後世之子孫亦不知也後世子孫既不知其深謀老算但見臺之巍然高耳恢然大耳以爲先王之奢於土木如此土木既可奢則車騎亦可奢舟楫亦可奢而聲色亦何不可奢也則今日之山祇云云雖出於文帝而實宋高有以啓之也大抵仁君以節儉示後貴出於至誠孟子所云不可聲音笑貌爲之也不然而耕具徒藏彼方以爲假矣或曰宋主

凌歊亦猶漢主好色，不過唐人借以咏唐事耳，非有實也。然則漢主固好色，而宋主亦非無因，借曰誣之後，曷不誣堯舜之君也。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題是侍遊詩，却是不得待遊，想當從遊諸臣作此詩，延年亦依其題而作耳。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三關固神營。園縣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經故皇，巡

駕市舊坳陟，降騰輦路尋。雲抗瑤薨，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萬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畱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

首句是天，元天乃中宮北極，太乙之常居，喻建業。次句是地，日觀在泰山之頂，王者東巡所至，喻京口及蒜山也。入河四句，引古漢都咸陽，表裏山河，極其險固者，今時特鍾於建業也。流池應入河句，山關應踐華句，又多寫園縣四句者，見吳京表裏山河險固，更過於咸陽也。然此題為幸京口遊蒜山而作，然却多寫建業，似與題

不合。不知漢都咸陽。其家豐沛。在表裏山河之外。宋都
 建業。以京口為咽喉。是所謂表裏山河。即其家也。此睿
 思之纏原。非無故而聖駕之臨。非猶漢高之歸故鄉也。
 陟降二句。形蒜山之高。春江二句。是遊蒜山所見之景。
 宣猷二句。即晏子之發興補助。岳濱二句。為諸侯度也。
 延年此等題。或寫從遊之盛。或寫景物之美。皆極詳細。
 此詩甚畧者。以身未。在而遙為摹擬耳。即下文周南云。
 云。恨不得從意。

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聆龍
 睇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覲時哲。舒文廣國
 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側同幽人居。郊
 扉常晝閉。林間時宴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
 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觀歇。悲來非樂闕。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此詩自分二段。前段是頌美。後段是遙懷。然遙懷與頌
 美。原不相屬。而合為一詩。全是中間側同幽人居為之。
 一關鎖。蓋顏之遙懷。匪由他興。即起於所居之景。兩人既

同居則庭際之野陰，山頭之松雪，必兩人之所同見。同望者，應有同懷，所以作詩贈之也。類是當世名宿，王是新發少年，故玉水四句，以珠玉喻王，謂少年美姿名，雖尚秘行，將必彰也。聆龍二句，以際淵窺穴，自負王名之必彰，吾已知於其秘之日也。舒文四句，正是美王，連上文見吾之美實有所據，非爲繁詞以虛譽也。側同以下，自述遙懷，郊近故日常閉，林遠故日時開，閉日常永，避俗人開日時，因迥長者，此事之幽，兩人所同也。庭爲野陰所侵，而昏山因松雪所映，而明此景之遙，兩入亦當同見同望也。旣因山雪之明，靜思而忽有所悟，萬化頓浹於胸中，復因庭陰之昏，覺吾餘年之已暮，而忽動徂生之感，因而樂往悲來，不能自己。此等遙懷，不知王亦同此否也。故聊引札以贈之云。

夏夜呈從兄散車騎長沙

炎天方埃鬱，暑宴闕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傳延年在永嘉作五君詠以見志當事者見之大怒將黜爲遠郡於是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此詩當作於此時炎天句是夏獨靜二句是夜闕偶坐謂屏居便伏慕類意對星分便伏側物變意下文聽聯在臨堂而惻慕皆從獨靜來堂前曷爲見月以雲開故雲曷爲而開以風故蓋以喻文帝時也然此風雖能開雲然實是薄木之風一片陰氣已鍾于此故蟬入夜而更急虫未秋而先聞此時何時蘭蕙豈能久芬物變如此那得不感感物如此暮類之情那得不殷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闡阻通軌對禁阻清風跋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警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藹青闕皓月監丹宮踟躕清防密徒倚恒滿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予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實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此不得於君之感借荅鄭以寓意首四句總冒全題跋予八句直東宮君子八句荅鄭尚書也句句相承相生對禁云者時已爲太子官僚旅東館鄭天子臣僚屬南

墉兩廬俱在兩宮之前若兩禁相對然而不能致和者以兩闈之隔故而兩闈之隔又以皇居之險故蓋天子與太子兩宮本是一體固宜時時相通而乃至於阻隔由於太子之見猜忌當日時勢應有不可明言者大意謂天下莫尊於太子亦莫親於太子而今猶然况太子之僚屬實疎且賤又何由見知於九重乎下文跋子云云雖是懷鄭兼是自惻起觀辰漢句正應首句環極辰漢即天漢天漢斜絡竟天如環諸宿無所不貫唯當大辰心宿在焉心三星其中爲天子明堂前爲太子然述天子用中極之星述太子乃用外宿之星正見其隔而不通也流雲句喻讒間皓月句見一片丹心無處可訴耳亦說太子亦說自己防密爲地所限漏窮爲時所限心惻難堪故一聞鄭訊即惻然感動也然來詞甚美已雖不解在鄭則出於中誠而在已亦可謂能信於友矣上之獲與不獲付命而已已何覩焉

和謝監靈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力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
遭多幸秉筆事兩闈雖慚丹雘施未謂佞素睽徒遭良時

設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
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跂予間衡嶠曷月瞻
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物謝
時既宴年往志不借親仁敷情昵興玩寃辭悽芬馥歇蘭
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觀此詩間衡嶠瞻會稽是延年在始安遙和康樂之詩
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丈夫亦欲兼善天
下耳獨善其身不得已也非其志矣况處不成處出不

成出播棄荒裔者乎康樂原詩已還舊國尚有無限牢
騷之意况流落南裔併舊國不可還者是惟有弔屈湘
浦謁帝蒼山而已雖天子昭德有振沈泥之意奈予不
能逢迎權貴故决意於必還也幽門三句正和原題志
不借雖承上還故里言獨善之志不遂實言兼善之志
不遂云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塗
延舊軌登闡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

林前瞻京臺，圍清氛，霽岳陽，層暉溥，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此與蒜山詩同一起法，彼以元天高北刻起，此以江漢分楚望起，彼是侍遊題寫形勢處，務與帝王氣象相敵，此是登覽題須與已之胸懷相敵，目之所望者山川胸之所懷者古今存是今人沒是古人，萬古之往還已成陳陳沒者何人百代之起伏，徒爾勞勞存者何人請從上世人云云，乃言非古人吾誰與歸，真是圓鑿二世具

此胸懷方足敵山川雄壯。首四句二十箇字，連用八箇地名，中間只剩得四箇虛字耳。且八箇地名俱是大山大川，非有壓倒一世筆力，如何支持得看他分字，奠字、淪字、藹字，只四箇虛字，竟將八箇大山大川載得絕穩不減。禹貢字法古今詩人罕儔。唯杜少陵秋興末章起句云：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降陰入漢陂。十四字中一連用六箇地名，只以二虛字貫之，曰自、曰入，雖出禹貢，然用以叙游，却另開境界。

五君詠

延年托詠於五君者何也。七賢之中，惟嗣宗才識並優。中散才稍大於嗣宗，而識不及。參軍識優於中散，而才並不及。嗣宗延年蓋自負其才，識如嗣宗，且嗣宗曾領步兵，而延年亦領步兵。嗣宗曾出守東平，而延年亦出守永嘉。嗣宗當猜諱之朝，遇文帝之刻忌，猶稱其至慎。其操心也危矣，慮患也深矣。延年憂讒畏譏，恰與相符。故首詠嗣宗，以自擬。寫至物，故不可論窮途，得無痛真。痛心酸鼻之極，然懼負才之累，故詠中散。悲性之難化，慮智之難處，故詠參軍。翼關之善閉，精之善韜，次詠始

平及常侍者。永嘉天末，遠郡人罕至者，讀書之外無事。故以始平況永嘉，而借常侍之澹薄，以明著作之意。且器爲用世之具，爰有取於達音識微道，乃藏身之寶。深有取於探道托素，故詠始平。結以屢薦云云，蓋有此不臣不友之本領，不能自持，乃至一麾出守，悔之也。惜之也。詠常侍結以流連云云，常侍作賦，雖止懷稽，呂然其時諸賢零落已盡，終以山陽一賦了却五君之案。此延年之托詠分之。雖爲五人之詩，而合之實延年一人之詩也。或曰：七賢名盛，延年於中，黜却二人，如此胸中

下筆何患不細何患不高繁此評似矣然未盡者謝遺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減貶七賢即令王戎當刪山公作人未見可黜但延年之詠五君以五人之淪落踪跡與已相類至山公雖非大行然身為吏部數十年其志亦自少伸故詠不及焉却於小阮詩中補出畧如春秋寄傳之義此必見山公之不得與詩者非如王戎之名跡俱削也○前人固不減貶諸賢然諸賢亦未嘗無優劣題於五君書官書名都無異詞無所減貶也詩則或稱公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名一似有所優劣如

春秋之例然乃阮嗣宗稱公詩外之山巨源亦稱公固是躋山見詠不及者非有心黜之而向常侍稱名劉叅軍稱名亦非降劉劉戒酒之詞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取以暗伏韜精二句之義又如春秋之變例然非有所減貶也

阮步兵藉

阮公雖論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痛

做天下事業全憑識鑒識謂知幾鑒謂知人故識不密

則敗成鑿不洞則失人。五君中唯阮公識密鑿洞做得
 天下事業論迹者晦其迹也。迹者識鑿之效也。能晦其
 迹所謂善行無轍跡而不可尋也。然識直曰密而鑿之
 洞間着一亦字者蓋識無時不當密而鑿或有時過洞
 則傷物而物患反中之矣。故中四句雙承識鑿而物故
 二句專結長嘯二句未了之意。沉醉二句承識密識之
 含於內者曰照識之發於外者曰諷非無照也以沉醉
 埋之非無諷也以寓辭托之而又於中持著似字類字
 見阮公亦止自沉醉自寓辭初未嘗有意於埋照托諷

而照自埋諷自托一因乎吾心之自然是能淪其識之
 迹也。長嘯二句承鑿洞以賢者當吾之鑿曰人以不肖
 當吾之鑿曰衆嘯者世外之音長嘯所以懷人禮者世
 中之法越禮所以驚衆而又於中着若字自字見阮公
 亦止自長嘯自越禮本未常有意於懷人驚衆而人自
 懷衆自驚一任萬物之各取是能淪其鑿之迹也。雖然
 猶有跡可淪也。物故云云併無跡可淪也。何也。天下物
 之可論者由物之不齊也。人之以論齊物者由心之不
 齊也。物不可論則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凡天下大小長

選詩句評
短榮辱失得一切之物。皆歸於齊矣。而非是善惡之物。尚有不齊者乎。善惡是非之物。既齊。則無論其懷人也。青以現菩薩眼者。示菩薩之慈。卽其驚衆也。白以怒金剛之目者。亦示菩薩之悲也。途窮命駕之哭。與途窮反袂之泣。其悲天憫人之心。無有異也。結二句。上句一故字。寫出世弃阮公之故。末句一能字。寫出阮公終不忍弃世之意。此真非流俗人所測者。故足爲諸賢之領袖。而延年自托引爲稱首云。

嵇中散康

中散不偶世。本自食霞人。形解驗默僊。吐論知凝神。立俗迂流議。尋山浴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阮公出世入世事。俱做得。中散做得出世事。做不得入世事。以其不偶世也。其不偶世者。以中散世外食霞之人。非世法中人也。形解二句。緊承本自句。默僊凝神。卽食霞也。凝神。校阮之埋照。默僊。校阮之托諷。其所得。似若更深。但默僊驗於形解。凝神知於吐論。未免尚有可尋。則以不能淪其跡故耳。立俗二句。承首句不偶世俗。屬世中山屬世外。流議世中之人。鍾會之徒。在在皆是。隱

遺言定言
三
淪世外之人。孫登之徒。千古無二。中散所治之隱淪。卽
阮公所懷之人中散所迂之流議。卽阮公所驚之衆。但
前首長嘯句在先。善善之意稍長。此首立俗句在先。疾
惡之義更嚴。前首曰若懷。曰自驚。咸聽物之來。此首曰
立俗。曰尋山。皆執我而往前。首物不可論。則好善疾惡
之意。俱泯于佞同。而窮途之痛。不見惡之可疾。而反有
哀憫之心。此鸞翮之鍛。乃是非必求其分明。而龍性弗
馴。則疾惡必求其遂矣。在中散亦非有心迂世。只欲立
俗立俗者。將使天下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耳。所以一切

世法不顧一味。我行我法。不知至人之所以周行天下
而莫之遏抑者。只是無我。蓋我與世不並立。從世則迂
我。從我則迂世。必至之勢也。而鄉愿之徒。闔然自媚於
世。是謂偶世。偶者對也。乃我與世分偏而治。又偶者合
也。乃我與世同塵而處。夫兩物相切。弱者受變。世常強
而我常弱。則受變者必我矣。我旣受變。又安能變世乎。
是以爲德之賊也。惟真狷者。薄今之世而不爲。寧甘鍛
翮。真狂者。捨今之世而進取。決不移性。故聞其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天下之俗。賴以丕振焉。當此世道

運詩定論
類靡之日自應少此人不得易曰亢龍有悔雖悔龍也
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雖衰鳳也不然人得樊而畜
之圈而豢之矣奚鸞龍之有

劉參軍伶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
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從此見

諸詩皆綜數事爲柄而此只是頌酒一意前半虛描後
半實寫滅聞見正是閉關懷情滅聞見正是善閉關鼓
鍾二句分承滅聞見韜精單承懷情見伯倫不是忘情
於世者精字是其經世本領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精也伯倫情則懷之
精則韜之日以沈飲爲事誰從見之而誰從知之然酒
德一篇情見乎詞矣聖賢與世只是一箇情字所謂深
衷卽此○五首之中阮與嵇小阮與向兩兩對仗以其
造詣相近也似春秋之比合題唯詠劉一章另爲格調
若春秋之單題則以劉之善閉關故無事實可紀似校
阮公之淪迹更深何也有行則有跡有跡則可淪善閉
關并無行也又安有迹可淪歟此延年自負其狂不可

及處。

阮始平咸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七賢中。多才多藝。堪資世用者。莫如阮仲容。稱爲青雲器者。故別於煇霞人也。煇霞者。無用之用。而青雲者。有用之器也。而輕棄之。所以可惜。又稱爲生民秀者。知樂謂之君子。知音而不知樂者。謂之凡民。仲容固知樂之君子。而超出於凡民之上者也。其達音也。宜深矣。而却

云何用深者。樂律之道。至簡至易。深求之。而反失。然音不用深。而樂又須識微者。知音易知。樂難樂之中。入音迭奏。而金奏尤微而難知。蓋樂律之術。總包三度。而三度須連物體而論。與他術之空論度數者不同。此晏子所謂二體四物。乃一氣三類五音之所基也。故絲之屬音。發於線。革之屬音。發於面。惟金之屬音。發於體。故樂律之在線與面者。未嘗無爲宮之黃鍾。而黃鍾之宮。不寓焉。黃鍾之宮。樂律之全體。黃鍾爲宮。樂律之分體也。漢京房之准。實爲絲律也。其三分損益之法。皆依線論。

太史史公所述古之竹律亦止論線其徑圍等殺面稍具而體未全唯國語所載嘉量鍾律之法寓焉作於周公其圓中之方容深尺廣尺其音中黃鍾之宮所云萬事之根本者此也夫量之容深尺廣尺是謂黃鍾立方之形載有黃鍾之面六黃鍾之線十二故得稱黃鍾之宮也然聲音之發不於物之實體而發於其體之空處所謂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也故故發音於方之空中鍾發音於圓之空中夫鍾與敵均以黃鍾之空爲度者也敵之體不變而鍾爲變體者因乎金木之性也金之性

利制故寫而爲鍾能變方爲圓且不用渾而用情復有弁侈以取發音之勢使之靈而且遠焉故諸律之中鍾律最難律書生鍾分云云畧言其大率則黃鍾之宮正而諸律之宮皆正矣仲容天姿旣秀而又好學深思故能心知其意其論荀勗云云非徒以禮樂攻人之短也故太原郭奕一見而心醉醉字從秦穆公聞鈞天之樂而醉來然晉家當年制樂專任荀勗仲容之論托之空言而已猶能令人心醉如此使與典樂如后夔得一試其奇焉更何如也雖然郭奕知樂之士也故能知仲容

選詩定論
之知樂亦不過謂仲容爲禮樂之選已耳。而山公乃薦以爲吏部郎。毋乃用違其器乎。不知識樂者特其緒餘耳。仲容固稟生民之秀。而爲青雲之器者也。乃古大司成論秀而升之領袖。天下青雲之士以爲儀型者也。况乎聞樂之德。可等百世於樂。能識微者必於人。亦能識微者也。啟事曰。威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山公蓋欲其助理詮選之務也。奈之何。山公薦之而不足。荀勗麾之而有餘。薦曰。屢重詞。麾曰。一輕詞。入者難。詞曰。不入。又加難之詞。出者易。詞曰。乃出。又加易之詞。沈存中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出自延年此詩。誤也。此麾者。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山公薦咸吏部郎。三上而武帝終不用。後爲荀勗一擠而遂出。始平蓋延年被擯。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之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習爲故事耳。○五君中。惟阮公才識卓越千古。中散有其才。伯倫有其識。故詩於三君有君子不器之意。而仲容則下一器字。達音二句。正是器。郭奕二句。正見器於人處。屢薦不入。藏止於此。一麾出守。行止於此。所謂器也。

向常侍秀

向秀甘澹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
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延年自託於五君。雖重其作人。亦愛其能文。故於諸君
之文。各有所取。大約不離文選所收。可見古人為文。貴
乎能傳。不貴乎能多也。於阮取詠懷十七首。寓詞類托
諷是也。於嵇取養生論。吐論知疑神是也。於劉明取酒
頌一篇。謂深衷從此見也。於小阮無取。緣識微在金奏
不必以文見也。於向既取懷舊賦。而兼及所注莊子南

華一見其探道之深。一見其交情之深。要皆根甘澹薄
三字來。即武侯所云澹薄以明志也。人能甘澹則心自
深。心深斯可著天下之書。人能甘薄則情自深。情深斯
可交天下之士。試觀常侍莊子注。乃借彼毫素。自托其
深心。直抉道德之淵玄。而非尋章摘句。卑卑作訓詁之
語者。令讀之者。幾不復辨向之注。莊歟。莊之注。向歟。彼
冒而竊之者。真可醜也。載觀山陽賦。即古之覃懷。大河
之衷。太行之陽。竹林在焉。此日作賦之地。即昔年偕遊
之地。交呂二句。借常侍一人之交。攀寫當時諸賢之。以

名節風流相尚也。遊曰流連。昔何其盛。賦曰惻愴。今何其衰。此感舊賦之所由名也。嗟乎。古聖有訓。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乃山公之薦仲容。友非不信也。而上終不可獲。何況常侍之賦。山陽一時知交。零落盡矣。此而猶欲獲上治民也。豈有幸哉。故延年假此一賦。歸結詠五君之案。而一己之心事。皆寓於此。云○德成於己。名成於友。就成德而論。曰道形而上。曰器形而下。秀似優於咸。就成名而論。曰醉曰觀。是來交。曰交。曰攀。是往交。咸似優於秀。但咸是已成之器。如子貢之瑚璉。秀之於道。尚是璞子。如曾皙之見大意。且咸之造詣。與山郭不相遠。故來交而秀稍不逮。嵇呂故往交。其詞雖有抑揚。其意無所優劣。

秋胡詩

盧江詩曰。焦仲卿妻詩。此應曰。秋胡妻詩。今獨曰。秋胡詩。所以專責秋胡也。既專責秋胡。何爲旁寫秋胡正寫。潔婦。然正寫潔婦。正所以專責秋胡也。夫爲婦綱。奈何有賢婦而致之如此。且棄養親之金。不孝莫大焉。是仲卿能有其妻。而秋胡不能有其妻也。學者讀此詩。以

秋胡爲正面、則生戒心、而天下有孝子、有義夫、以秋胡妻爲正面、則天下有貞婦、此詩所關、非淺而舊詩謂、棘爲君之誼不終、恐太鑿。○易曰、苦節不可貞、在秋胡妻儘可無死、謂苦節也。詩正傳其苦節、以愧天下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其注意在極寫末章、然欲寫末章、不得不寫其五、其六、其七、以爲緣起、又不得不寫其一、其二、以爲根、其三、其四、及其八、似可省、不知古詩之妙、全在虛處傳神、詩欲傳潔婦之神、而不寫其四、一章、則太促、欲寫其四、而不寫其三、則接落不下、且不稱而無以吸動下文、蓋寫一路蕭條、無聊光景、正爲金挑張本、然欲爲金挑章本、宜於反路之下寫之、而乃寫於初別者、何也、蓋秋胡歸路、卽秋胡去路、去路如此、則歸路可知、故只下遵字、遂接昔今二字、雖時分春秋、俾學者以意會之可耳、且秋胡臨行、以新婚、猶有不忘其妻之意、故寫此一段苦境、比其反也、則忘之矣、故不再述此其三、其四、必不可省也、至若其八一章、正見潔婦明於夫婦之義、亦非薄於夫婦之情、省此章、便是一妬婦、且妬得無倫理。○古詩長篇、惟仲卿妻詩及此、然焦詩間出

險調語多警峭自是樂府本色此詩惟用平調語最雅
鍊自是古詩本色○後人作此等題目只主議論而古
人則一味序事點景蓋序事即在點景內議論即在叙
事內所以不可及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
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
從欣願從此畢

首章首四句托興處是全篇骨子下六句亦伏全篇血
脉椅梧傾高鳳者異其百行不愆寒谷待鳴律者所以

仰望終身者也遠字直從先王制禮明微別嫌原本處
說來後來許多差錯皆從此一字生來影響句雖關鎖
上下語氣細觀却有分定之意峻節句伏後見拒明艷
句伏後見挑嘉運二句作滿志之詞伏後憤極自沉

燕居未及歡良人固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塗
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為久別
離沒為長不歸

玩脫巾二句是說秋胡在家已受陳之聘而為臣姑畢
婚而去耳故事寫得匆忙在秋胡以新婚遠別臨行

亦當有一番光景。曰戒塗在昧旦。則迫於時。左右來相依。則礙於人。俱為下文挑拒章本。至秋胡本仕陳。詩曰王畿勿泥其文可也。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捲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同一路也。往日勞。還日遵。各有妙境。

迢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僮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

寒白露生庭蕪

於秋胡路上寫一段景。亦於潔婦家中寫一段景。於路上景寫得短。於家中景寫得長。在秋胡新婚遠別。固人情所難堪。然一到官所公務鞅掌。猶暫忘懷。故結云勞此山川路。此五年之內。不須叙也。至新婦在家。壹辭誰訴。故盡寫五年寂寞。以為第八章有懷誰能已。張本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蠶月二句見潔婦不是獨出佳人二句見不是私行後
愧彼行路句正映此傾城誰不顧乃言遇此傾城之色
誰能不顧非指定多人圍遮觀看如詩之詠羅敷者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
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石聲

九章中惟此章多拙句雖為二句詞不達意須以首二
章照之方明鳧藻句似拙然形容好色人心眼如畫義
心二句人以此為拙而不知其至快義心在內所守之

正苦調在外其辭則婉婉而正故以金石之聲比之密
者無罅可入合末章高張云云玩之方得其妙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
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
至慚歎前相持

此章淹字映前章馳字馳字寫重色人乍見時光景淹
字寫既見後光景自弭節中阿其淹已久但屈於高節
不得不去意中猶以為難久耳遲遲足之淹依依心之
淹揔是一片戀戀不捨之意故自桑野而前塗而門基

而堂而室一步一步細細寫來然前章鳧藻馳目成心
馳目馳足馳此止足淹心淹者從上空復辭來兼伏下
文慙意故不復回頭再望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
無時豫秋至恆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
晏日落遊子顏

潔婦之與秋胡五日夫婦耳未有反目之素隙其怨恨
之意起於倉卒詩於相持之下却用有懷誰能已五字
起調却似有幾百年之積恨深仇者聊用以下應其四

結語謂五年之間無日不在念見秋胡不可負此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
久為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

詩甘之長川汜

此首起句亦用聲調比與其六末二句同意然前是拒
他人其氣平故云云此既知為丈夫憤極矣故云云潔
婦之操誠烈矣未免古今第一箇妬婦他妬妬人此妬
妬已○潔婦原有箇妬種子○在結言固終始正是下種
子但是一別五載寂寞空闈此種如同落在寒谷之中

無由萌芽然却從空閨寂寞中培養的這箇種子越大了所以一發不可遏○原傳直斥其不孝詩止云百行愆諸已至誰與借沒齒句似太決絕而前後詞甚委折似放寬一步不知實是着緊一步蓋孝為百行之原也最得風人之旨○其拒外人也則曰義心云云其憤丈夫也則曰高張云云一用為結調一用為起調俱借聲音為喻者蓋延年詩妙於傳神是於細若氣微若聲處描寫潔婦之性情那得不入三昧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二終

